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9n1561

僧寶正續傳

宋 祖琇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僧寶正續傳目錄
  - 羅漢南禪師
  - 圓通旻禪師
  - 兜率照禪師
  - 潛庵源禪師
  - 泐潭照禪師
  - 寶峰準禪師
  - 花藥英禪師
  - 明白洪禪師
  - 開福寧禪師
  - 智海勤禪師
  - 龍門遠禪師
  - 禾山方禪師
  - 文殊道禪師
  - 法輪端禪師
  - 黃龍逢禪師
  - 圜悟勤禪師
  - 寶峰祥禪師
  - 雲居悟禪師
  - 白楊順禪師
  - 寶峰清禪師
  - 大溈果禪師
  - 護國元禪師
  - 雲居如禪師
  - 雲居真牧禪師
  - 皷山珪禪師
  - 徑山杲禪師
  - 福嚴演禪師
  - 黃龍震禪師
  - 德山木上座
  - 臨濟金剛王
  - 代古塔主與洪覺範書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僧寶正續傳目錄

第一卷

羅漢南禪師
圓通旻禪師
兜率照禪師
潛庵源禪師
泐潭照禪師

第二卷

寶峰準禪師
花藥英禪師
明白洪禪師
開福寧禪師
智海勲禪師

第三卷

龍門遠禪師
禾山方禪師
文殊道禪師
法輪端禪師
黃龍逢禪師

第四卷

圜悟勤禪師
寶峰祥禪師
雲居悟禪師
白楊順禪師

第五卷

草堂清禪師
大潙果禪師

護國元禪師
雲居如禪師
真牧賢禪師

第六卷

皷山珪禪師
徑山杲禪師
福嚴演禪師
黃龍震禪師

第七卷

德山木上座
臨濟金剛王
代古禪師與洪覺範書(駁僧寶傳)

No. 1561
僧寶正續傳卷第一

隆興府沙門　祖琇　撰

羅漢南禪師

禪師諱系南，生汀州張氏。少出家，依金泉寺得度具戒。性純淡，志節高遠。涉歷叢林，參雲居祐禪師，發明心地。既膺最後付囑，將復遍扣諸方。時祐同門法昆照覺禪師宏法東林，宗風特盛，師往謁之。照覺預知其來，撞巨鏞，聚徒五千指，出迎於虎溪之外。師緜是名稱蔚然，增重于世。未幾，南康守命出世羅漢，嗣法雲居，道價著于天下，學者謂之小南。僧問：聲色不到，病在見聞；言詮不及，過在唇吻。此一理二義，請師直指。師云：一字不著畫。曰：古溪澄水迎新月，舊嶺寒梅再遇春。師云：二字不成雙。曰：半夜彩霞籠玉象，天明峰頂在雲遮。師云：好箇真消息。問：師子兒，隨眾後，三歲便能大哮吼。未出林一句作麼生？師云：頭破額裂。曰：出林後一句作麼生？師云：腦門著地。曰：不出不入時如何？師云：進前退後。曰：且道落在什麼處？師云：大眾有眼。乃云：道應無私，力不可敵。如風行草偃，似春至花開。佛手不能遮，人心寧可遏？順之則物物光輝，逆之則頭頭失色。不逆不順，

任器方圓。呼召隨聲，高低自爾。臨鏡而像，彼此情忘。現如幻神通，成如幻正覺。直得廬山萬疊共轉法輪，鄱水千尋同宣密義。便與麼，金鷄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又曰：畫角紅樓報曉春，萬家齊賀物咸新。誰知庭際青青栢，便是當年問法人。無身可身，無歲可歲。始終無變，往復常存。四時遷而不遷，一氣動而非動。百年生死若浮雲，十世古今如電影。情超象外，道契環中。不有絲毫虗空同壽，但向見聞覺知識取本來面目。還見麼？玉兔沉西嶺，金烏出海東。又曰：不假一鎚成大寶，太阿出匣冷光寒。為君截斷羚羊角，打就虗空碧玉盤。好拈掇，更須看，翻來覆去黑漫漫。以拂擊禪牀，下座。又曰：山堂今日已開爐，點淡寒雲雪未鋪。撥火任君談冷暖，不知誰解喚司徒。古聖求人向熱灰裏，諸佛行道火焰中。便見剎剎塵塵皆同自己，心心念念盡合他宗。便與麼會，轉不相當。何故？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曰：天地為爐鞴，日月作鉗鎚。烹清風方成佛成祖，煉白雲方有法有儀。圓光項佩，卍字胷題。阿呵呵，知不知，倒騎師子座，[跳-兆+孛]跳上須彌。又曰：一夏九十日，日日無差。一日十二時，時時不異。猶如黃金之黃，碧天之碧。其色其高，不變不壞。安一名，著一字，與吾靈覺何相似。便乃修習空花萬行，宴坐水月道場。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果。今朝法歲已圓，勘破了還知麼。移身搖太華，掬汗洒醍醐。又曰：物我兩如，是非一氣。雲無心而解聽龍吟，充天塞地。風無迹而能聞虎嘯，扳木鳴條。道無根而善應諸緣，分緇列素。忽然一念合風雲，不知誰是我。行無所行，住無所住。大笑呵呵，希逢罕遇。又曰：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香，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絕思量，諸法不相到。師臨遷化日，舉二禪者立僧上堂云：欲揚大法，須籍其人。借與便風，便好揚帆舉棹。昔日僧問趙州：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你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其僧豁然大悟。只如今日鳴鐘之後，陞堂已前，人人喫粥，飽即便休。若也嚼得破，礙塞人。嚼不破，却許伊。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虗空，不留朕迹。諸人還見麼？夜來風起蒲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下座歸方丈，跏趺而逝。

圓通旻禪師

禪師名道旻，興化仙游蔡氏子。其母夢吞摩尼珠，已而孕。生五歲，足不能履，口不能言。母抱游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掌，稱南無佛，因作禮，人大異之。及官學大梁，忽厭塵俗，去依景德寺得祥律師，以誦經得度。具戒，遍參宗匠，從真如喆公最久。晚

聞泐潭乾禪師道望，往依焉。一見，知其在大溈，眾稱旻古佛者，深器之。師以力參所得，舉以似乾，乾未之許。一夕，侍立次，乾舉世尊拈花因緣，令下語，益不契，繇是盡弃其所聞。久之，隨經行次，乾以拄杖加肩，長噓云：會麼？師擬對，乾即打之。有頃，拈一枝草示云：是什麼？師擬對，又喝之。師豁然悟，即作拈花勢云：此去更不疑老漢舌頭也。乾挽住云：更道，更道。師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鼻孔解語無討處。即禮拜，乾可之。他日謂曰：廬山勝絕，汝緣熟在彼？遂辭焉。建中靖國元年，出世江夏之灌溪，遷廬山圓通。初，道濟禪師刱革圓通，臨終囑曰：吾塔以青石為之，他日塔紅，即吾再來。及師至之夕，塔為之紅，遐邇驚歎，知師葢道濟後身也。由是宗風鼎盛，衲子雲奔輻湊，師孤節苦行終其身。僧問：如何是佛法向上事？師曰：劈箭溪頭水倒流。進云：藏頭露影時如何？師便打。進云：謝師答話。師云：瞎。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云：風不來，樹不動。僧於言下有省。政和初，蔡太師京奏賜椹服圓機師名。范左丞致虛初自內翰出師豫章，過圓通，語次歎曰：行老矣，墮在金紫囊中，去此事稍遠。師亟呼內翰，翰應諾，師曰：也不遠。翰云：好，更望指示。師曰：此去豫章有四程。翰佇思，師曰：見即便見，擬議即差。翰頷之而喜。樞密吳公居厚擁節歸鍾陵，見師曰：頃赴省試，過圓通趙州關，因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云：且去做官，今五十餘年。師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密云：八次經過常存念，然未脫洒在。師舉扇云：請使扇。密揮扇，師曰：有甚不脫洒處？密大喜云：更請末後句。師搖扇兩下，密云：親切，親切。師曰：吃嘹舌頭。諫議彭公汝霖手寫觀音經施師，師拈起云：遮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彭云：此是某親寫。師云：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彭笑云：却了不得也。師云：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彭云：人人有分。師曰：莫謗經好。彭云：如何即是？師舉經示之。彭撫掌大笑云：嗄，好。師曰：又道了不得。相國安公南遷，見師曰：一生做官，今日被謫。覺見從前，但一夢耳。師曰：相公覺耶？公曰：此皆本有，但未甚明了。師召相公，公舉首。師云：了也。公曰：猶被事礙。師云：離京幾程到此？公曰：四十二日。師云：甚處被礙來？公笑曰：極得力。師云：直下受用去。(公云：如何受用？師曰：朝朝相似。)合掌欽喜。師曰：但空諸有，勿實所無。公云：幸遭遇，不敢忘。左司都貺問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何湊泊？師云：全身入火聚。都云：畢竟如何？師云：驀直去。都沉吟。師曰：可更喫茶。都云：不消得。師曰：何不恁麼會？都忽有省，笑曰：太近邪。師云：十萬八千。都即有偈曰：可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師曰：猶有遮箇在。都云：便請直指。師云：便恁麼去，

鐺是鐵鑄。都云：盡善，盡善。九江守李端夫問曰：識心虛凝，忽然諸境現前時如何？師云：石火燒身。守豁然省曰：打破虛空也。師云：什麼處下手？守鳴指一下。師云：不恁麼，却恁麼。守叩曲折而去。師之全機得大自在，開發尤多。三年冬，以院事卑，得法弟子守惠請老于朝，朝廷從之。有旨令守惠次補寺任。明年冬十月九日，集眾說偈曰：泥牛昨夜大哮吼，驚得須彌藏北斗。南北東西沒處尋，拈得鼻孔失却口。復云：至道虛寂，迥脫根塵。光境俱亡，靈機絕待。真常任運，寧屬去來。應用無方，不存格則。牢關敲磕，掣電難通。直須千眼頓開，可以死生無間。自茲決別，可葬全身。三百年後，當興佛事。臨行一著，不落見知。折半破三，好生薦取。隨聲撫膝一下，泊然而逝。閱世六十八，坐五十夏。門人奉遺命塔其全身，唯取平時所聚鬚髮火之，悉為舍利。州上其事，賜號妙空之塔。師居圓通十有二年，隨機接物，力法匪躬，然絕不許記其語句。其徒有不忍弃之者，相與私綴之。師廉知，誡曰：爾必欲隳吾素志，却後三十年乃可拈出。及通惠禪師如其約而出之。左司陳公瓘覽小參語云：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善知識。即尊重嘆歎，衍以為之序。既而樞密張公德遠、侍郎馮公濟川皆韙其言。贊曰：圓通來應塔紅可也，歿謂三百年後當興佛事，或身後好事者為之辭。何則？旻固嘗悟徹者也，徹則萬化同功、群機普赴，奚適而非旻邪？先佛云：吾無生不生、無在不在。如是，則聖賢撫會，塵塵爾、念念爾，奚三百年之局乎？果去矣，必三百年而復來，則營營形數之間，無乃小乘乎？且無邊剎海不隔毫端，十世古今不移，當念之旨安在哉？李君商老狀其事而暴美之，不究宗門撫會之妙，當併按也。

兜率照禪師

禪師諱惠照，南安軍郭氏子。依了山院出家得度，具受游方，與從悅禪師游。悅參真淨，頗稱有得。師預聞其旨，遂卓庵於石頭。其後悅見石霜素侍者，復得石霜末後句，以書抵師曰：曩參未善，猶有末後句在。師以偈答曰：參禪只要心安樂，了得心安萬事休。況是禪心猶假立，誰論末後與當頭。竟不往。及悅出世，兜率迎致，居第一座。元祐中，無盡張公轉江西漕，謀入黃龍，見晦堂心禪師。暮宿兜率，與悅夜語，因及石霜末後大事。無盡豁然有省，遂以出世因緣向悅，稱法嗣。悅去世，無盡命師繼其席。師曰：先師有末後句，運使得之。照未嘗得，豈可嗣法邪？無盡曰：汝尋常滿口道得，却會不得。師忽然悟，乃曰：敢不奉命。遂開悅公法門。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鎚下分付。曰：第二義門，請師舉

唱。師曰：千家簾幕春光在，幾處園林秀色新。曰：學人未曉。師曰：勞而無功。曰：爭奈分付了也。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法鼓纔聲，大眾雲集。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云：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學人未曉，乞師端的。師云：一重山背一重人。乃曰：龍安山上，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心安，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煙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云：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又曰：衲僧袖裏神鋒，截斷有句無句。隨宜獨立真規，處處清風滿路。更知結角羅紋，始解針來線去。師性方嚴，有操守。居兜率二十有七年，倣像天宮內院，作新一剎，冠絕人世。安眾不過四十，遇缺員則補之。供饌珍麗，率眾力道彌謹。無盡每以古佛稱之。宣和元年，休夏日，沐浴更衣，禮觀音大士三拜，退居丈室，端然而逝。壽七十一，臘四十七。闍維，煙所及處，悉有舍利，多琥珀色，靈骨瑩如氷玉，眼睛與舌不燼。無盡為之贊曰：兜率照老沒可把，七月十五日解長夏。禮却觀音三拜竟，退歸方丈嗒然化。也無遺書忉忉怛怛，也無偈頌之乎者也，也無衣鉢俵散大眾，也無病痛呻吟阿耶。卒死丹方傳與人，禾山鼓向別處打。

潛庵源禪師

禪師名清源，豫章新建鄧氏子。依洪巖僧處信得度具戒。參武泉常、雲居舜、泐潭月三大士，頗見咨揖，然疑未決。晚依積翠南禪師。一日，聞舉洞山初見雲門因緣，不覺失笑。南問：何為而笑？師曰：笑黃面浙子憐兒不覺醜耳。自是容為侍者。閱七年，咨參決擇。道眼高妙，絕出人表。叢林稱之，以比南院守廓。南公去世，師開法西山惠嚴，遷南康清隱。力法自將，不與諸方鬪。鋪席，衲子以枯淡，多望崖而去之。坐是單丁，住山十餘年。初，南州高士潘延之問道於積翠，與師定交，為方外友。至是迎歸西山。未幾，洪帥命居大寧。一時衲子賢士夫從之問道，坌集其室。師說法簡易，期人於悟而後已。嘗示眾曰：寒風激水成氷，杲日照氷成水。氷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擬議。又曰：先師初事栖賢寔、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要妙，莫不貫穿。及因雲峰以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天下禪者。而禪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或問：三關語，學者每難透，何也？師曰：眾生為解礙，菩薩未離覺。大智如文殊師利，欲問空三佛義，即遭擯出。以其自墮艱難，故起現行耳。尋以高年不任主事，退閑，自號潛庵。諸剎爭迎致供養，且依以為重，故居無

定方。建炎三年八月五日，示寂于城陰之章江。住世九十有八，安居七十八夏。方未寂時，齒墮而復生，髮薙而燔之，悉為舍利。及是燼餘，尤不勝數。塔于惠嚴之東阿。師莫年德高望重，以深誠勉人以善，從之化者甚盛。有僧執侍十有二年，於道未有所契。及將出世，師曰：汝侍吾，徒費歲月。儻嗣法，不應以世情自昧。其人遂嗣翠巖機焉。其主法有體類如此。

渤潭照禪師

禪師諱惟照，簡州陽安李氏子。母方孕，夢異僧持應器踵門，若將寄食者。一夕有光發其室，盧里人相驚，且而育師。兒時趣尚超卓，稍長泊然，不旨從俗，屈首受書。至性相近，習相遠，遽曰：凡聖一體，以習故差別如是，我知之矣。去家走成都，依鹿苑寺青泰為童子，乞名惟照，志始生之異焉。十九得度具戒，泰嘗使之受起信論于大慈寺中，講輒歸臥。泰詰之，對曰：既稱正信大乘，夫豈言說所能了邪？於是盡弃所聞，虗心游方。時楷禪師居大洪山，名震天下，往依之。一見以為俊朗，委曲容接，師亦奮勵，急於透脫。嘗夜坐閣道間，徼巡者傳呼過之，隨聲有省，即趨丈室吐所悟，楷揶揄之，師疑焉。復將徹究源底，於是遍參宗師，往來楷所。是後歷三吳，聞揩以罪為民，居沂水之芙蓉庵，趣往唁之。未至間，僕夫被酒迷失道，師却行及之，舉杖奮擊，忽大悟。及見楷，望而喜曰：今日相見，庸非鼇山耶？因留佐耕湖上，服役累年，盡得芙蓉之道。致政王少宰有子，亡且有年矣，忽夢其歸，翌日而師至。問其生年，適與其子亡日合，因抱持泣，以為後身也。遂命出世洛陽之招提，遷舒州甘露，再遷三祖。宣和初，道行聞于朝，有旨移廬山之圓通。先是，住持守惠以事罷去，復自訴于有司。閱三年，得旨還舊住。信至，師怡然拽杖出門，與二三禪者徜徉山谷間。未幾，渤潭虗席江西，師盡禮致請，遂補處焉。師姿容豐碩，音聲朗潤，身荷大法，名尊諸方，自號闡提。嘗示眾曰：坐禪好，諸禪德！不用胡思亂想，坐教悟去。你若悟去，十二時中便有自由分，佛也不奈你何，祖也不奈你何，你也自不奈何，豈更聽別人指揮？所以達磨大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曾有許多屈曲言句教你思量生受？今時諸方叢林，未嘗有一箇善知識不教你參禪、學道、修行，乃至禪頭、首座、同行、道伴亦皆教你參學，更看話下語，商量因緣，研窮今古。你輩更不識好惡，甘作眾生就人學去，更向案子頭大冊小冊錄將去，採拾言句，攢花簇錦，記憶築向肚皮裏，為禪為道。苦哉！遮相壞了也，不是遮箇道理。你諸人本無許多事，只為始行脚時，撞著一箇沒見識長老，教你許較勞

攘，打頭便參得箇庭前栢樹子話，又參得斬猫兒話、洗鉢盂話、野狐話、勘婆話，參得一肚皮禪道，便棹腰擺胯，稱我是方外高人，面前說得恰似，真箇背地裏千般亂做，次第一文也不直，纔有些子違順風起，便見手忙脚亂。為什麼如此？只是學得來。奉勸莫學，須是自辦取始得。你不見祖師少林九年面壁，二祖立雪齊腰，黃梅聚七百高僧衣鉢，後來獨付盧老。於是時，也看那箇因緣，淘汰那箇古今，曾下得什麼語？既不是因緣，你輩又苦死瞞生，學圖箇什麼？別無人向你恁麼道。只是寶峰忒煞老婆，教你莫參禪、莫學道、莫看經、莫念佛，以至禮拜、燒香，種種勞攘。你須道十二時中畢竟如何度時？寶峰只教你如大死人。你若真箇如大死人，有什麼閑工夫去參禪、學道、禮拜、燒香，許多費力？山僧五處住院，凡教徒不出此。如大死人四箇字，直是我悟得底，且不在一大藏教裏。傳燈錄五家宗派、古今言句裏，是平生所證底法、所行底法，你若直下會去，且不曾教壞。你適來有一兄弟入室問：莫是如大死人却活麼？禪客莫問活，你但死了更死；你又不曾死，只管要活作什麼？而今聽普說了，下去堂中或堂前後架試坐看，有時被你久久坐，忽然死得也不定。建炎改元，北人南渡泐潭，日不下千鉢坐食，師超搖法樂，略不以介意，而檀施四來，齊厨濟足，人到于今稱頌之。二年正月辛丑夜參，因敘洞下宗旨不斷如綫，而名世續慧命者零落無幾，因欷歔江下霑襟。明日，閉方丈不出。又明日，手寫數語，遍與山中耆宿辭訣，眾大駭，至有哭之慟者，師皆拒而不與之接。至中夕，遽命燭集執事者，囑以後事，語終，泊然而逝，閱歲四十有五，坐二十五夏。時御史中丞陸德先、西京宗正趙公士暕、尚書郎方公昭通、議大夫馮公溫舒、徽猷閣待制宋公喚秀、州刺史韓公昭同會泐潭，頗問道於師，見其脫去之狀，益歆慕焉。火餘，五色舍利焜如珠玉，齒舌不燼，塔于寺之西峰。師初在西京，漕使徐公閎中有子冠且婚矣，見師說法次，忻然慕之，即弃榮剔髮具戒，名曰德止，以夙悟才辯有名于世。

贊曰：教中以七地已前菩薩福智為修生，八地已去福智為報得。若闡提年二十有八出世，五遷巨剎所至勃興，槌拂之下動如阡陌，初未嘗遣化，而供饌珍麗服用完新，庸非報得者歟。方是時叢林以侈靡相尚，照因其時闊達大度，順學者之欲而嫚罵諸方，特以如大死人為教。然託其身後，竟未有繼其風者。嗚呼異哉。

僧寶正續傳卷第一

僧寶正續傳卷第二

隆興府沙門　祖琇　撰

寶峰準禪師

禪師諱文準，興元府唐固梁氏子。生始幼，見佛像輒笑，童牙不喜聞酒胾。金仙寺沙門虛普乞食至其家，師膺門酬酢。始老成時年八歲，即辭父母，願從普歸。授以法華經，伊吾即上口。元豐僧檢童子較所習，以籍名失。後度師藝精，坐年少不得奏名。陝西經略范公過普廬，普臘高，應對領略。師侍其傍，伸辯詳明，進止可喜。范公欲携與俱西，師辭曰：登山求玉，入海求珠。人各有志，本行學道，世好非素心。范公陰奇其語，度以為僧。剔髮既往，依梁山乘禪師，呵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師捧手曰：壇場是戒邪？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邪？乘大驚，師笑曰：雖然，敢不受教。遂受具足戒於唐安律師。徧游成都講肆，唱諸部綱目即弃去，曰：吾不求甚解去。師曇演佳其英特，撫之曰：汝法船也。南方有大開士，若溈山真如、九峰真淨者，可往求之。師拜受教，與同學志恭詣大溈。久之不契，乃造九峰。見真淨，問曰：甚處來？曰：興元府。問：近離甚處？曰：大仰。問：夏在甚處？曰：溈山。真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然。真淨呵曰：適來句句無絲毫差錯，靈明天真，才說箇佛手，便成隔礙，病在什麼處？師曰：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服膺，就弟子之列餘十年，所至必隨。真淨晚居泐潭。師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因大悟。走敘其事。真淨罵曰。此中乃敢用藒苴邪。自是迹愈晦而名愈著。待制李景直守豫章。仰其風。請開法於雲巖。未幾殿中監范公帥南昌。移居泐潭。師辭辯注射。迅機電掃。衲子畏而慕之。槌拂之下。常數千指。自號湛堂。每曰。我只畜一條拄杖。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不將元字脚涴汝枯腸。如此臨濟一宗。不致冷落。一日新到。相看展坐具。師云。未得人事。上座近離甚處。曰。廬山歸宗。師云。宗歸何處。僧曰。嗄。師云。蝦蟆窟裏作活計。僧云。和尚何不領話。師曰。是。你豈不是從歸宗來。僧云。是。師曰。驢前馬後漢。問第二。上座近離甚處。僧曰。袁州。師云。夏在甚處。曰。仰山。師曰。還見小釋迦麼。僧云。見。師曰。鼻孔長多少。僧擬議。師云。話墮阿師。問僧。你來作麼。曰。特來問訊和尚。師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曰。馬大師為什麼從閽黎脚跟下走過。僧無語。師云。却是閽梨謾老僧。僧云。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云。洞庭湖裏倒撐船。雲居

先馳到。師問。未離歐阜。文彩已彰。既到寶峰。如何吐露。馳云。目前有路。師舉起書云。既是雲居底。為甚在寶峰手中。馳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師云。下坡不走。拍一拍，馳擬議，師曰：想先馳只有先鋒，且無殿後。一日，法堂上逢首座，便問：自甚麼處去？座云：擬與和尚商量一事。師云：便請。座曰：東家杯柄長，西家杓柄短。師云：為甚拈起鞏縣茶瓶，却是饒州甕椀？座云：臨崖看澀眼，特地一場愁。師云：達磨大師叶屈。座吐舌而退。師在分寧遇死心和尚，問：你此回到山裏麼？師云：須去禮拜師兄。心云：你來時善看方便。師曰：何故？心云：我黃龍路滑。師云：曾蹉倒幾人來？心云：你未到黃龍早脚澁也。師云：和尚何得閉門相待？死心又問：準老你安許多僧，只是聚頭打閧了噇飯，你畢竟將何為人？師云：因風吹火。心云：亂糺作麼？師云：從來有些子。師却問：和尚山中安多少眾？心云：四百人盡是精峭衲子。師云：師子窟中無異獸。心云：你來時也須照顧。師云：也待臨時。心云：臨時作麼生？師云：喚來洗脚。心云：你川僧家開許大口。師云：準上座從來如此。心云：三十年弄馬騎。問僧：鄉里甚處？云：青州。師云：近離甚處？云：雲居。師云：安樂樹下道將一句來。僧無語，師却問傍僧云：你道得麼？僧云：某甲道不得，却請和尚道。師云：向北驢似馬。大僧云：與麼那？云：你鼻孔為甚在寶峰手裏？僧便喝，師云：水裏火發。

見僧看經，問：看什麼經？曰：金剛經。師云：經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否？僧云：是。師云：為什麼雲居山高，寶峰山低？僧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師曰：你却做得箇座主使下。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且放你鼻孔出氣。

一日，廊下見僧，問：你還會也未？僧云：不會。師曰：左青龍，右白虎。僧云：久嚮寶峰，元來只是箇賣卜巡官。師乃點指，云：上座今日不好。僧云：老漢敗闕也。師云：路逢劒客須呈劍。師問僧：安樂麼？僧云：無事。師云：你大有事在。曰：未審某甲有甚事？師云：近日上藍金剛興，天寧土地相打。僧無語，師云：元來無事。問僧：如何是上座得力處？僧便喝，師云：好好相借問，何得惡發？僧又喝，師云：元來是作家。僧以坐具便打，師低頭噓一聲，僧云：放過一著。師云：遮裏不可放過。隨後便打。

師普說次，眾欲散，忽問僧：明來明打，暗來暗打，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云：點即不到。僧又喝，師云：到即不點。僧云：忽遇不明不暗來時又作麼生？師云：今日天寒，且歸堂向火。隨後喝一喝，便起。

一日上堂云：寶峰一夜睡不著，計較今日上堂，揣腹搜腸總思量不就，而今臨時逼節，事出急家門。遂拈起拂子云：準上座近日作得

一柄子，且權將供養大眾。乃擲下云：竹根椶葉麻繩擊，樣度天然別一家。政和五年夏六月寢疾，首座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師云：跛驢上壁。座云：和尚也好喫一服藥。師云：朽木搭橋。座云：也知和尚不解忌口。師云：你作麼生？座擬進語，師云：你也好喫一服藥。以七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化，閱世五十五，坐三十五夏。靈骨舍利塔于石門之南原，丞相張無盡製其碑，諫議洪駒父敘語錄，名士李商老撰次逸事，同門弟德洪、覺範紀師行實，其高道碩德可想見矣。

贊曰：雲居真牧和尚謂人曰：出關走江淮，閱三十年，參一十八人善知識，於中無出佛果、佛眼、死心、靈源、湛堂五大士而已。誠哉斯言！蓋真正宗師，攷其全才如此之難。若佛果、佛眼、死心、靈源之嗣，固已光明于世，獨湛堂開法日淺，未有繼其高躅者。然覽其遺編，想其胸次，信餘子未易跂及也。覺範稱準於真淨之門，所謂家名辯才，氣宇逸群者，抑知言哉！

花藥英禪師

禪師名進英，出於羅氏，其先吉州太和人。少孤，性敏慧，齠齔中日誦千餘言，通詩書大義。與群兒嬉游，侮玩之氣出其上，親舊愛敬之，使著逢掖。為書生輒病，至與死隣。母泣曰：吾始娠，夢有乘空語曰：兒出家則病有瘳矣。於是擊鍾梵放，誓於佛前，使依集善寺洞隆為童子。年十八，試所習得度具戒，即欲游方參道，母有難色。於是庵於母室之外，名曰精進。諦味宗師之語，而勵精于道，君子稱孝悌焉。母歿，心喪三年，去游江淮，一時大宗師多所參扣。晚見真淨禪師，聞其夜參，貶剝諸方，以黃蘗接臨濟、雲門接洞山機緣為入道之要，擿其疑處以啟問，師恍然大悟，真淨密可之。時佛印禪師名重一時，尤重許可，獨以師為俊彥，嘗以鐵觜呼之，自是叢林想聞其風彩。元祐中，出世長沙之開福。閱十年，殿閣崇成，宗風鼎盛。又五年，弃之，北游五臺，徧覽聖迹。復還庵于梁山，衲子益犇趨之。政和甲午，衡陽道俗迎居花藥之天寧。師於真淨之道，力行而博施之，得語言三昧。嘗示眾曰：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出，各請高著眼看。遂趯下一隻鞋，云：還知遮箇消息麼？達磨西歸時，携提在身畔。又曰：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云：瀟湘江上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又曰：山門寂寞，無可祗待。諸禪德夜來思量得一段因緣奇特，準擬今日供養大眾。及乎陞座，忽然忘却，而今卒作不辨。且望大眾智不責愚，不為恠笑。宣和三年，退歸舊庵。雖齒高而精進不替，常中夜禮佛作息，

飲食不肯與眾背。叢林信其誠，民俗化其教。一節三十年，終始不渝。四年十二月，滅干梁山。

明白洪禪師

禪師諱德洪，字覺範，筠州新昌喻氏子。年十四，父母併月而歿，去依三峰靚禪師為童子。十九，試經東都，假天王寺舊籍惠洪名為大僧，依宣祕律師受唯識論，臻其奧。博觀子史，有異才，以詩鳴京華搢紳間。久之南歸，依歸宗真淨禪師，研究心法。隨遷泐潭，凡七年，得真淨之道。辭之東吳，歷沅湘。一日，閱汾陽語，重有發藥，於是胸次洗然，辨博無礙。崇寧中，顯謨朱世英請出世臨川之北禪。先是，寺有古畫應真十六軸，久亡其一。師至，以詩嘲之。未淹辰，而應真見夢所匿之家，丐歸寺中，因得之。世以謂尊者猶畏其嘲而歸焉。越明年，以事退游金陵，漕使吳正仲請居清凉。未閱月，為狂僧誣以度牒冒名旁連訕謗事，入制獄鍛鍊。久之，坐冒名著逢掖，走京師，見丞相張無盡，特奏得度，改今名。太尉郭天民奏錫椹服，號寶覺圓明，自稱寂音尊者。未幾，坐交張、郭厚善，張罷政事。時左司陳瑩中撰尊堯錄，將進御，當軸者嫉之，謂師頗助其筆削。政和元年十月，褫僧伽黎，配海外。三年春，遇赦，歸于江西。是冬，復證獄于并州。明年得還，往來九峰洞山，野服蕭散，以文章自娛。將自西安入衡湘，依法屬以老，復為狂道士執以為張懷素黨，下南昌獄。治百餘日，非是。會赦免，歸湘西之南臺，仍治所居，榜曰明白庵，自為之銘。其敘曰：予世緣深重，夙習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游多譏訶之。獨陳瑩中曰：於道初不相妨，譬如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予心知其戲，然為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茅于臨川，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瑩中聞之，以偈見寄曰：庵中不著毗耶座，亦許靈山聞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誰嗔。於有隄岸輒決，又復袞袞多言，然竟坐此得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召魂魄，料理初心，而為之銘曰：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水歸汰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霆。背覺合塵，如冬震驚。萬機休罷，隨緣放曠。尚無了知，安有倒想。永惟此恩，研味其旨。一庵收身，以時臥起。語默不昧，絲毫弗差。蒙雜而著，隨孚于嘉。於是覃思經論，著義疏，發揮聖賢之秘奧。及解易，作僧寶傳成，撫而歎曰：冒障海極，并門間關，萬死而不斃，天其或者遲以卒此乎？世有賢者，當知我矣。將負之入京，抵襄陽，會難。淵聖登極，大逐宣和用事者，詔贈丞相商英司徒，賜師重削髮，還舊師

名。未幾，國步多艱，退游廬阜。建炎二年夏五月，示寂于同安，閱世五十有八。門人建塔于鳳棲山。師之才章，葢天稟然。幼覽書籍，一過目，畢世不忘。落筆萬言，了無停思。其造端用意，大抵規模東坡，而借潤山谷。至於出入禪教，議論精博，其才實高。圜悟禪師以為筆端具大辯才，不可及也。與士大夫游，議論袞袞，雖稠人廣座，至必奮席。初在湘西，見山谷，與語終日，不容去。因有詩贈之，略曰：不肯低頭拾卿相，又能落筆生雲煙。其後山谷過宜春，見其竹尊者詩，咨賞以為妙入作者之域，頗恨東坡不及見之。著林間錄二卷、僧寶傳三十卷、高僧傳十二卷、智證傳十卷、志林十卷、冷齋夜話十卷、天厨禁臠一卷、石門文字禪三十卷、語錄偈頌一編、法華合論七卷、楞嚴尊頂義十卷、圓覺皆證義二卷、金剛法源論一卷、起信論解義二卷，並行于世。

贊曰：丞相張無盡稱覺範葢天下之英物，聖宋之異人。然古之高僧以才學名世，殆與覺範並驅者多矣，必以清標懿範相資而後美也。覺範少歸釋氏，長而博極群書。觀其發揮經論，光輔叢林，孜孜焉手不停綴而言滿天下。及陷于難，著逢掖，出九死而僅生，垂二十年，重削髮，無一辭叛佛而改圖，此其為賢者也。然工呵古人而拙於用己，不能全身遠害，峻戒節以自高，數陷無辜之罪，抑其恃才暴耀太過而自取之邪？嘗自謂識不知微，道不勝習者，不獨為洪實錄，亦以見其自欺焉。惜哉！

開福寧禪師

禪師名道寧，歙州汪氏子。篤志于道，以頭陀入禪林，故畢世人以寧道者呼之。初參蔣山泉禪師，閱十年，泉知其為法器，俾乞供五羊。遇居士願施貲為祝髮者，師以乞供畏嫌疑，固辭不可，因歸供鐘山。再入嶺，得度具戒，遍參宗師。嘗居崇果山，為眾辨浴，日誦金剛般若為常課。一日，將濯足，誦至應生信心，以此為實，內足湯器中，豁有省。即趨海會，見演道者，吐所悟，演頷之，容入其室。他日，聞舉狗子無佛性話，於是大徹，演喜，以為類己。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出世開福，唱演公之道，湘潭之人敬慕之。師性簡約，服用朴素，非叢林弘法之務，未嘗以之介懷。頗提笠走街市，躬自乞食以養，眾衲子爭歸之，法席遂為湖湘之冠。僧問：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提起坐具，云：遮箇塵，那箇是堅密身？師云：放下著。進云：猶是學人疑處。師云：你疑處作麼生？進云：適來問底。師云：不堪為種草。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沐浴淨髮。五日，小參別眾，敘平生參學始末，期以七日示寂。祝依常僧例茶毗，以火餘盛之瓦椀，撒湘江水中。乃曰：出家佛子，徹骨徹

髓。華藏海中，游戲自在。死生界內，任性浮沈。是以俱尸城畔，槨示雙趺。熊耳峰前，親遺隻履。祖禰不了，殃及兒孫。畫樣起模，到于今日。又道吾紫磨全身，今日即有，明日即無。若道吾入涅槃，非吾弟子。若道吾不入涅槃，亦非吾弟子。當此之際，若相委悉，不唯穿却釋迦老子鼻孔，亦乃知得山僧落處。其或未然，報慈恁麼來，舉世無相識。水月與空花，誰堅復誰實。住院經五年，都盧如頃刻。瑞雲散盡春風生，走却文殊遇彌勒。喝一喝，下座。持麈尾圜視久之，曰：誰堪付此者？既而曰：無如果藏主。遂以[田/廾]之。至七日，長沙之人無幼艾，相與賫持香花，側塞于寺。師應接教誡，遣之而來者無已。及日暮，跏趺湛然而逝。閱歲六十一，坐二十一夏。火餘舍利，弟子不忍弃，塔于開福。又二十年，嗣法果禪師，徙塔福嚴之朱原。師出世才五年，而名滿天下，叢林仰之。雖不克盡行其道，然宗風宏遠云。

智海懃禪師

禪師諱惠懃，舒州銅城人。出家，試所習得度。具戒，參太平演禪師，發明大事。時太平法窟龍象最盛，師與圜悟、佛眼嶄然露其頭角，眾望翕然推重。及演遷五祖，靈源禪師繼主太平，登師第一座，以法施學者。靈源退席，舒守雅聞譽望，命出世。太平開五祖法要，僧問：萬法本來歸一，一法了無蹤跡，白蓮峰下傳來，未審以何為的？師舉拂子云：用遮箇為的。曰：與麼則兵隨印轉，將逐奉行。師云：上座見箇什麼？曰：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師云：不妨具眼。曰：此日一會，超越靈山。師云：那箇是超越底事？僧提起坐具云：三世諸佛盡向遮裏納敗闕。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乃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不去不住，坐斷要津，凡聖路絕。當是之時，不見有眾生可度，不見有佛果明成，亦無煩惱可除，亦無菩提可證，唯彰本體，應用堂堂，出沒卷舒，得大自在，天堂地獄，虎穴魔宮，處處道場，頭頭佛事。然雖如是，也須到遮田地始得。此事不從脩證，不涉言詮，莫非妙智發明，超然獨脫。或未至此，當宜忘情絕慮，深切諦觀，久久之間，自然雲霞消散，孤月白圓，砂礫盡時，真全始見。又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鷰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只一聲？不透祖師關捩子，空認山河是眼睛。又曰：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拈起柱杖云：柱杖橫，山河大地一時橫；柱杖堅，山河大地一時堅。十方如來所說法，不能與此為譬喻。絕聲訛，無巧妙，灸瘡瘢上著艾燋。若能於此究根源，方透衲僧向上竅。如何是衲僧向上竅？擊禪牀，下座。又曰：昔日

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復有僧問法眼云：不取於相，如始不動。如何不取於相，見於不動？法眼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於斯明得，便見道：旋嵐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其或未然，更為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兔走，才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云：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底麼？以拂子擊禪牀，下座。又曰：乍語鶯喉澁，初來鷰語新。莫驚雙鬢白，又是一年春。林上花鋪錦，堤邊草織茵。誰知造化體，元是法王身。舉起拂子云：看！看！若也識得，海印發光；苟或未然，塵勞先起。擊禪牀，下座。師居太平八年，宗風大震。政和二年，有詔請住東都智海。十月九日，就大相國寺三門開堂，遣中使降香。鴻臚少卿賈疏，兼撥賜金寶，充辦齋筵。師謝恩祝聖罷，僧問：才陞猊座，便爇天香。祝聖之言，請師速道。師云：祥雲籠殿閣，瑞氣滿乾坤。進云：一朵曇花開上國，聲香從此播人間。師云：別是一家春。曰：靈山一會，儼然猶在。師云：作麼生是靈山會上事？曰：明朝自有明君鑑，學人三拜謝師恩。師云：一任流通。問：太平古曲，久播徽音。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云：尺頭有寸，秤尾無星。曰：與麼則智海洪波，普施餘潤。師云：真不掩偽，曲不藏直。曰：只如無陰陽地上生箇什麼？師云：喚什麼作無陰陽地？曰：靈苗瑞草尋常事，優鉢羅花物外春。師云：謝子供養。乃云：問話且止，不見道：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浸。況祖師心印，諸佛本源。蠢動含靈，無增無減。唯聖與聖，即能知之。恭聞失聖仁宗皇帝有修心詩云：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後人若悟真如性，密印從來妙理深。敢問諸人：如何是真如之性？如何是密印妙理？假使目連、鶖子智慧神通，到此也須亡鋒結舌。山僧今日幸逢快便，為國開堂，得路便行，豈畏傍觀恠笑？乃舉拂子云：看，看！豈不是諸人真如之性？豈不是諸人密印妙理？於斯見得，共報國恩；其或未然，別容理論。(中謝)復云：適來所舉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且道心作麼生傳？我仁宗皇帝在位四十餘年，萬機之暇留心此道，既得之於心，乃形之於言，流布無窮，後人取則。吾祖達磨初至少林，二祖侍立次，遂問：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與汝安心竟。二祖於是豁然大悟，自此傳衣付法，繼襲祖位。且道二祖當時悟得箇什麼？英靈之者舉著便知，影響之流卒難領會，聊成鄙頌，少助發揮。覓心無得乃安心，悟了爭如未悟深？萬丈碧潭秋月白，一聲雲外老猿吟。積塵成岳，削鐵為針，少室山前無異路，遊人來往自崎嶔。樞密鄧公子常奏賜椹服佛鑑。師名留智

海，三年累表懇辭歸山，尋得旨住江寧府蔣山。政和七年十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居丈室，手寫別故舊書數幅，停筆而化，靈骨舍利塔于本山。師法才富贍，道學淵源，履踐高妙，當時天下叢林推仰，以為深得東山真機大用三昧。初受太平日，即具儀扣靈源之室，請曰：住院董眾宜何所先？靈源曰：此無他，當以杖笠包具置方丈壁間，去住如衲子之輕則至矣。師終身奉行之，遂為一代宗師典刑云。

贊曰：常聞慈受禪師初出世真州資福，嗣法淨照禪師。俄退席，寓蔣山佛鑑會中。聆其夜參所舉，皆平昔未諭，心因異之。忽一夕，於佛鑑言下大悟，即欲炷香改嗣佛鑑。佛鑑深却之，不許。於戲！曷有末代欺世負官，以院易嗣，奉金請拂者？曾佛鑑奴之非若也。

僧寶正續傳卷第二

僧寶正續傳卷第三

隆興府沙門　祖琇　撰

龍門遠禪師

禪師諱清遠，生李氏，蜀之臨邛人。出家十四具戒，嘗依毗尼師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莫能對。乃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捐舊習，南游江淮間，遍歷叢席。聞舒州太平演道者為宗師第一流，往造其室。演一見深奇之，謂可以弘持法忍，壁立不少假，冀其深造。師棲遲七年，未嘗妄發一語。一日因撥火，忽有省，即說偈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由是洞徹超詣，機辯峻捷，莫敢當鋒，衲子爭歸之。師益靜默自晦，不自為得，隱居四面山大中庵。屬天下新崇寧寺，方擇人以處，舒守王渙之迎師住持，未幾引去。會龍門虛席，遂補焉。示眾曰：學道之士有二種病：一騎驢覓驢，二騎却驢了不肯下。且如騎却驢了更覓驢，可殺是大病。龍門向道不要覓，靈利人當下識得。除却覓底病，狂心遂息。既識得驢了，騎却不肯下，此一病最難醫。龍門向道不要騎，你便是驢。盡大地是箇驢，且作麼生騎？你若騎，管取病不去。若不騎，十方世界廓落地。此二病一時去，心下無事，名為道人。所以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從此頓息馳求，識得祖病佛病，無不透得。後來遍到諸方，莫有出其右者，蓋緣他識病。又曰：釋迦老子在什麼處？自云：作麼。復云：達磨大師在什麼處？自云：只在。且作麼生說箇只在底道理？也不妨難明。若於斯明得，始知正法常住。禪僧家多分只道那舉處便是。你若身壞命終時，若病說不得時，又作麼生？須是證入始得。不見僧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莫是作麼便是諸聖麼？你諸人若不將言語會，便落他聲響流布。縱饒不落聲響言句，便落他無言無說處。此事實無你意解卜度。若存一絲毫，便成趣向，於己疎也。直饒你將玄機妙義去合他，決定合不著。若總不思量，亦不可。須是親證，始得明見無疑。又曰：有般宗師向人道：莫作計較道理，開口便沒交涉，與他不相應也。去空劫已前認取，都無言說。又有一般宗師向人道：癡漢，你這一段因何不會？先將自心做箇窠臼，然後將心去取證，喚作釘樁了，繞樁走，便恁麼流傳將去，便恁麼承當去，敲床竪拂用將去，喚作將心用心。一似坐箇氣毬相似，有甚安樂處？又似蝦蟆努氣相似。你恁麼見解，面前一似黑霧罩定了也。師居龍門十有二年，道風大振，四方學者皆曰：吾必師龍門。由是

雲集座下，居無所容。師應機酬酢，未甞有勘色。示曲折數篇，學者聚而編之，名曰心要。其略曰：不應於無際中立分限。若立分限是無際，空乃自隨。所以解空者，無空想。若人以言語名狀心，終不得心。不以言語名狀心，亦不得心。言語本是心，名狀之，故不得也。無言語本是心，不名狀之，故不得也。種種會當，皆不與自心契。上祖曰：默契而已，為若此。又曰：道若為達，但無妄念耳。若人知是妄念，作意止之者，見有妄念故也。見有妄念，作意觀照，令是正理，亦見有妄念也。知妄元是道，乃無妄焉。故達道乃無所得也。又曰：證者，絕能所也，非別有玄理。在尋常日用處，如見色時是證時，聞聲時是證時，飲水食粥時是證時，一一絕能所。此非久習，不假薰煉。蓋見成之事，世人不識，名曰流浪。故云：唯證乃知難可測。又曰：學道者明知有是事，何故不得旨而長疑？蓋信未極，疑未深也。唯深與極，若信與疑，真是事也。不解如此返照，遂迷亂不知由緒，困躓中途，能自返省，更無第二人也。既曰此事，又豈更知耶？知是妄慮此事，則不失也。又曰：道不止說與示而後顯，蓋體自常露。說示者，方便道用耳。省悟者，亦暫時岐路也。或因說而證，或因示而入，或自覺觸以知歸，終無異事，別得至心源而止也。又曰：人言悟了方修，此屬對治門，雖禪門亦許以正知見治之。若論當人，即不須若是也。又曰：人不識問，遂依來問而答，不知乃自問耳，欲答誰邪？人不識答，遂依言起見，不知乃自答耳，何有旨趣邪？故曰：總是你好看好看。又曰：從上來有二種方便：有真實方便，所謂說無有間；有善巧方便，所謂妙應群機。若從真實方便得入，不假思量，性自神解，求無有退，妙用河沙也。若從善巧方便得入，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始得，未可將為究竟。此二種方便，皆一法也，不可須臾有失，學者思之。又曰：悟心見性，當如雪峰、玄沙；履實踐真，當如南泉、趙州。今時學者，但以古人方便為禪道，不知與古人同參也。十二時中學道，無頃刻弃捨，此人縱未得入，念念已是修行也。尋常說修行，不過三業六根清淨，禪門更不必如是。何故？禪定之門，念念與智波羅蜜平等，一切處自無過患也。久久心地通明之日，從前並得滿足，名一行三昧。今時人全無定力，復不開智眼，所以機緣語句，只成諍論生滅心行。夫禪學不是小小未用，超佛越祖，得了要超，亦不難也。政和末，道行聞于朝，有旨移和州褒禪山，歲餘以疾辭。時圜悟禪師住蔣山，與師友愛素善，因往依之。甞著三自省察，叢林共高仰之。復以近世問話者不知伸問致疑咨請之意，後生相承多用祝贊語，或奉在座官員，或莊嚴修設檀信，俱無衲子氣味，師深惡之，誡曰：夫問話者激揚玄極，不在多進語三兩轉足矣，貴得生人信，不致流蕩取笑俗子。又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

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之？宣和二年冬至前一日，飯食訖，整衣趺坐，合掌怡然而逝，春秋五十四，坐四十夏。門人奉靈骨舍利葬龍門之靈光塔。師風儀秀異，操守嚴正，性淡泊，寡言笑，動有規則，學者瞻形儀而服膺。其為教踈通廣大，剴切禪病中衲子之心，至入室提綱則絕蹊徑、離文字，亦不滯乎空荒漫誕之說，其徒非大有契證不妄許可。平居以道自任，不從事於務，嘗曰：長老端居丈室傳道而已，與士大夫游不為利屈，道合則忻然造之，不爾雖過門或不得見。君子以是高之。樞密鄧公洵武奏錫命服佛眼之號，左司陳公瓘見師法語，歎曰：諸佛心宗、眾生性海，遠公涵泳深矣。與靈源禪師少友善，其趣尚施設略相似焉。有三會廣語偈頌數萬言行于世。

贊曰：圜悟、佛眼同出東山之門，為臨濟十世孫。圜悟固已名蓋天下，佛眼則精深醇粹，克荷正傳，殆與圜悟連衡而並驅。學者疑其旋設，異乎圜悟。或謂龍門嘗與靈源處，而漸習使然。嗚呼，是何言之陋哉！蓋嘗三復龍門之錄，觀其指示心法，辯如百丈、黃蘗；作為偈句，詞如汾陽、雪竇；悟門超極，不愧雪峰；玄妙履踐明驗，端如南泉、趙州，真一代之大宗師也。彼以頰舌為禪而欺世每生者，烏足與識龍門、靈源相契者哉！要其所以不為圜悟者，譬如韓、柳文章，世之悅韓者固多，然子厚非深識博雅之士，則不能窺其緼奧，此所以萬世之下不凝，並驅而為韓、柳也。由是而觀，二公之後抑可見矣。

禾山方禪師

禪師名惠方，道號超宗，臨江龔氏子，出家禪居寺。年十九，試經得度，具戒遍參知識。晚入黃龍，見死心禪師，機緣有契，遂留執待閱十有四年。于時死心高視諸方，以壁立險絕為方便，學者莫可近傍，鮮有投其機者，獨於廣眾中稱師堪任正續，以最後大事[田/廾]託之。師膺記莂，隱迹叢林，而聲價益高。宣和中，出世螺川之隆慶，遷禾山，宗風大震。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答曰：想你摸索不著。問：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湛湛地。問：如何是一印印泥？師云：前後相應。問：如何是死中活？答曰：照中有用。問：如何是活中死？答曰：用中有照。問：如何是死中恒死？答曰：照用臨時。問：如何是活中恒活？師曰：平出。死心和尚忌日，僧問：死心每舉隻履西歸，意旨如何？師云：還見麼？進曰：即此見聞非見聞，未審作麼生見？師曰：若非見聞，猶滯迹在。問：報德慇懃，未審死心還赴也無？師云：言中有響。僧云：若然者，頂門拶出金剛眼，照破凌霄千萬峰。師云：你且道隻履西歸作

麼生？進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師云：只得一橛。乃曰：死心先師每好舉隻履西歸話問衲子，且巴陵和尚於得法師忌日以三轉語為報，禾山今日因行不妨掉臂，只以明隻履西歸話用報先師之德。況此話古今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兩箇，或謂唯此一事實。若也如是，殊未識祖師意旨。諸人要見麼？濁中清，清中濁，勿謂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大用頭頭如啐啄。莫莫，玄要靈機休卜度。樞密徐公師川嘗致三問，師各以偈答之。問曰：洞山云：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十二時中動轉施為，莫非是擬底心？到此作麼生別辨？答曰：擬將心意學玄宗，妙用縱橫觸處通。捩轉箇中關棙子，休論南北與西東。問：維摩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怖畏或斷疑者。答曰：或有怖畏或斷疑，雙明一句絕針錐。於斯切莫生忻猒，覿面還須眼似眉間。維摩經云：眾生病故我病。即今他人病時，為什麼自己却不病？答曰：眾生病故維摩病，妙見全提越我人。既了病源無箇事，何如出現宰官身？龍圖蔣公宣卿亦從之問道。師居禾山十年，遷豫章雲巖。建炎三年三月己酉示寂，壽五十有七，臘三十八。火餘，齒舌不燼，舍利五色。塔于寺之南天臺。師皃清悴，而悟門超徹，踐履高妙。圜悟禪師稱其縱談雷震波駭，辨才出沒電閃星飛，而性理淵源極為奧妙，真全才也。世以為確論云。

文殊道禪師

禪師諱心道，眉州丹稜徐氏子。出家三十得度，游成都，從師受唯識論，研覃者十年，自以為至。一日，同門者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森然，心識安布？師茫然不知所對，盡弃所學。去而之襄陽，依谷隱顯禪師，參扣者又十年，亦自以為至。周流江淮間，抵舒州太平，夜聽佛鑒懃禪師小參，舉趙州庭栢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大疑之。又盡弃其所學，專以禪寂為事。一夕，料理前語，豁如夢覺。亟趨丈室，懃望而可之。即分半座，命以法施來者。政和二年，襄陽守游定夫以禮致師，開法天寧萬壽，遷大別山。宣和初，徙鼎州文殊。會有詔更釋氏名，上堂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時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什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花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循時儀。一人既爾，眾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群仙聚會。共酌迷仙酎，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樂。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碁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

幽城中。且道不進不退又作麼生？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越明年，有旨復僧。上堂曰：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抵興衰各有時。我佛預讖，法當有難。較量年代，適在此時。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教乘。鐃鈸停音，鉢盂添足。賴我皇帝陛下聖德欽明，不忘佛囑。邇乃特頒明詔，賜僧尼重新削髮。實謂寒灰再焰，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仙酎化為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問訊。只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且道舊時人與今時人是一是二？良 久云：春風也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師於偈頌尤為精粹，衲子雅傳之。其趙州勘婆因緣頌曰：三月春光上國游，祥雲瑞氣瑣龍樓。親從宣德門前過，更問行人覓汴州。疎山咸通已前法身因緣頌曰：咸通已後咸通前，法身向上法身邊。一對枯椿門外立，千古萬古摩青天。法身該一切，莫向淨瓶邊。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建炎三年春，頌臨濟入滅囑三聖正法眼因緣示其徒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忘傳，不信但看後三月。時逆賊鍾相作難，其徒欲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也，何死之避？以是春三月三日遇害，壽七十有二，臘四十二，塔于文殊之五髻峰。師之接物機用得大自在，雖老且病，退處東堂。有問道者，臥而與之言，曾無勘色。三坐道場皆小剎，老屋數楹僅芘風雨，土爐紙帳四壁蕭然，處之裕如也。其徒不過數十輩，然皆一時祖室棟幹者，以故師之名稱焯焯為佛鑑克家子云。

法輪端禪師

禪師諱應端，南昌余氏子。依化度寺善月落髮為大僧。初游廬山圓通，以般若夙熏，談禪衮衮，老衲多敬異之，頗自以為至。及會宗叔僧智嶼者折困之，俾令實參，繇是走歸宗，依真淨禪師。未幾，真淨遷泐潭，而羅漢小南禪師道價鼎盛，往從之。俄而南公化去，師方銳意於道，遽失所從。聞老演大本靈源之道，欲見之而未能決，即炷臂香禱于像前，誌三老之名而探之，得靈源。時靈源首眾僧于雲居，於是造焉，傾心奉事。雖咨參決擇無間，而義象纏心，未能脫洒。靈源嘗痛箚之，師必引援馬祖、百丈機緣及華嚴宗旨為表佐。靈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欲他往，因造室請辭。比至門，方揭簾，忽大悟，遍體汗下。靈源見而喜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也。自是投機契會，擊節賞音，若合符契。迨死心禪師出世雲巖，靈源遣二三子往佐之。死心迅機逸辯，雷轟電掃，學者莫敢

嬰其鋒。師為侍者，每當機不少讓，至差別因緣、洞下語句，靡不迎刃而解。死心撫愛之，異乎等輩。及靈源出世太平，遷黃龍，師皆枉焉。去游京浙，歷講肆，學首楞嚴、法界觀、圓覺肇論，尤窣於金剛般若。崇寧中，省親南昌。厥父素誦此經而未喻其旨，因以精義直注經文之下，俾讀之易曉。學者爭傳之，目為金剛直解。死心知之，罵曰：我欲此子荷大法，今乃在三家村裏說義學邪？師聞而笑曰：以法報親，庸何傷乎？顯謨朱世英守臨川，刱昭默堂，將迎致靈源。靈源辭以疾，舉師代行。朱亦雅聞師名，虛明水以遲其來。師廉知，謝曰：若以道相期則可，今爾乃世諦求我矣，請從此辭。世英欽歎不已。大觀中，洪師范伯履請任雙嶺，師宵遁他境。久之，歸雲巖，首眾分座，以法施學者。政和末，大師張司成請出世百丈，嗣法靈源。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芒鞋竹杖走紅塵。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十字街頭逢上祖。問：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御馬金鞭混四民。問：如何是主中主？師云：金門誰敢擡眸覷？問：賓主既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殘月。僧請益大隨劫火洞然因緣，師以頌答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游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閱六年，退居西庵。宣和中，樞密郭公三益帥豫章，與徐公師川合謀，欲師促席論道，以觀音致請。師力辭，至三返，不得已赴之。州人以二公之意，盛飾香輿鐃鈸，江津候迎。師聞之，即由間道入據丈室，而人輿知者，衲子翔集，至數千指。二公每過從，必以微言相滯。彌日，稍遷上藍。建炎初，郭鎮長沙，再遷南嶽之法輪。三年六月十一日，檀越至，陞座食罷，會大眾茶。客退，徐入方丈，令侍者徧告有眾：吾且遊矣。侍者承命，眾未及至，師聳身趺坐，湛然而化。幻住六十有一，僧臘四十二。師性和易，以慈攝物，不事邊幅，得樂說無礙辯才。每患學者不善致問，必自激以啟疑。至會心處，亹亹多忘，寢食不畜餘貲。寺任一[田/廾]，執事者每得人，則歲粗給，否則米鹽屢空。人或以是少之，師曰：我之所任，佛祖任也。彼屑屑然錙銖是計，顧與流俗何異哉？後二年，門弟子奉靈骨舍利，塔于百丈之大雄峰。

贊曰：昔張司成師豫章，命秀峰出世泐潭，草堂開法黃龍，端公出世百丈，是三人葢一時眾中巉巉露頭角者也。及司成歸，見廟堂諸公，首言出補，獲三大士出世。或問三大士謂誰，張以其名答之。厥後諸公求外補，必以南州為請，葢欲面見所謂三大士者。故徐、郭二樞相於百丈也，睠睠如此。嗚呼，賢者不出世，抑可謂無賢哉。葢知賢而後為賢，吾道濱茲叔世。釋子不勵行，外護不邮賢，世與道交相喪矣。悲夫。

黃龍逢禪師

禪師名德逢，豫章靖安胡氏子。生而庵眉頴異，不為童戲，不肯混俗。去依上籃晉禪師，十七得度，受滿分戒。晉名重當世，學兼內外，師奉巾匜，頗領其要。辭之泐潭，見乾禪師參扣。久之，游吳中，歷講肆，博貫諸部宿，師爭下之。嘗竊歎曰：出家當究竟死生大事，奚空言之滯哉！時靈源禪師出世龍舒，名壓叢林，趨往依之。師恃慧辯，與之爭鋒不少下。靈源曰：禪止於口吻邪？師默而負墮，痛自韜晦。久之，發明己見，於是不動神色，而鯤化鵬博，葢天匝地。靈源深可之，英聲藉藉著叢林間。及靈源遷席黃龍，師侍行，因與死心禪師激昂游戲。死心稱之，以為類己。其後楷禪師弘法東都天寧，適師至，命居第一座，分席接衲。未幾，楷得罪，投臨淄。臨淄守虐天寧以致師，楷亦以偈招之，略曰：勿謂皇都留便住，也應飛錫向東來。將命者至，師宵遁南歸，庵新吳山中。政和初，出世雲巖，唱靈源之道，宗風盛行。六年，有旨移餘杭中天竺，以疾固辭。宣和初，江西帥徐任道請居天寧。閱三年，尚書胡少汲遷任黃龍。時黃龍自老南晦堂，靈源死心，三世授道，天下目為法窟。師以曾孫繼席，叢林至今稱之，以為能世其家者。僧問：人天普集，龍象交參，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枯木無橫枝，鳥來難措足。進云：一音纔剖人皆委，五湖衲子盡沾恩。師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進云：錦上添花即不問，毛吞巨海事如何？師云：闍黎在裏許。進云：信手拈來總是禪，鐵牛路破趙州關。師云：且緩緩。進云：古德道：二破不成一，一法鎮長存。如何二破不成一？師云：逢上座到這裏却不知。進云：如何一法鎮長存？師云：三世諸佛舌上生草。進云：承聞和尚親見靈源，是否？師云：誰向你道？進云：且道靈源鼻孔重多少？師云：也知你摸索不着。進云：六六三十六，碧眼胡僧數不足。便禮拜，師云：何不早恁麼？法輪實禪師圓寂，師上堂曰：緬想當年皖水濵，師門同叩幾經春，分燈各副全提令，荷眾俱為第一人。寶月俄驚収慧焰，曇花何處現迷津？遙知白塔藏雲際，千古遺蹤孰與隣？大眾！起滅全身，去來何有？切忌情中作解，須知淨地無塵。諸人還識法輪禪師麼？竪起拂子，云：八字眉分新月樣，霜髯白髮健精神。實葢南昌人，於靈源之道最先悟入。生平苦節力道，叢林以頭陀名之。六年，有詔移東都報恩，皇叔祖(仲榮)奏賜命服通照，師名晴康。建元，乞身南歸。樞密郭公三益帥長沙，請居開福。久之，得風痺病，益猒紛華，遷小廬山。時兵戈寖擾，師瑟縮以病臥。建炎四年十月己卯，力疾說偈辭眾，囑以火餘藏本山之海倉塔，言訖而逝，春秋五十有八，臈四十有一。師嚴重有威，以弘法為己任，所至叢林勃

興，臨事剛決不少假，雖常所疑密者亦敬憚之。深達教乘，而提綱訓徒未嘗及經論一字，特以孤峻門庭，期學者悟徹而後已。初在黃龍，入死心室，靈源以諸子優劣為問，死心曰：前逢後才，才即佛心。晚乃震耀。師則早負英望，靈源實倚之興黃龍宗旨，不幸疾病而早世云。

僧寶正續傳卷第三

僧寶正續傳卷第四

隆興府沙門　祖琇　撰

圜悟勤禪師

禪師諱克勤，字無著，彭州崇寧駱氏子。依妙寂院自省落髮，受滿分戒。游成都，從圓明敏行大師學經論，窺其奧，以為不足，特謁昭覺勝禪師問心法。久之，法關見真如喆公，頗有省。時慶藏主，眾推飽參。尤善洞下宗旨，師從之游，往往盡其要。嘗謁東林照覺，頃之謂慶曰：東林平實而已。往見太平演道者，師恃豪辯，與之爭鋒。演不懌曰：是可以敵生死乎？他日涅槃堂孤燈獨照，時自驗看，以不合辭去。抵蘇州定慧，疾病幾死。因念疇昔所參俱無驗，獨老演不吾欺。會病間，即日束包而返。演喜其再來，容為侍者。值漕使陳君入山問法，演誦小艷詩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師侍側，忽大悟，即以告演。演語之，師曰：今日真喪目前機也。演喜曰：吾宗有汝，自茲高枕矣。師因以是事語佛鑑懃，懃未之信。師曰：昔云高麗打鐵，火星爆吾指頭。初謂建立語，今乃果然。懃愕然無以對。時佛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旁發之，二公後皆大徹。由是演門二勤一遠，聲價藉甚，叢林之謂三傑。演遷五祖，師執寺務。方建東厨，當庭有嘉樹，演曰：樹子縱礙，不可伐。師伐之，演震，舉杖逐師。師走避，忽猛省曰：此臨濟用處耳。遂接其杖曰：老賊，我識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爾命分座說法。崇寧初，以母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於荊州見丞相張無盡，談華嚴要妙，逞辭婉雅，玄旨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真境與宗門旨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師曰：有甚交涉？無盡意不平，師徐曰：古云：不見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臨濟用處。無盡翻然悟曰：固嘗疑雪竇、大冶精金之語，今方知渠無摸索處。師曰：頃有頌云：頂門直下轟霹靂，針出膏肓必死疾。偶與丞相意會，無盡喜曰：每懼祖道寖微，今所謂見方袍管夷吾也。澧州刺史請住夾山，未幾遷湘西道林。初，潭師周公因提舉劉直孺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甚為禮。及見，開堂提唱，妙絕意表，始增敬焉。政和末，有旨移金陵蔣山，法道大振。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曰：何不向未問已前薦取？僧曰：未問已前如何薦？師曰：相隨來也。進云：快便難逢，更借一問。曰：忘前失後。進云：若論此事，如擊石火。只如未相見時如何？師曰：三千里外亦逢渠。曰：恁麼則聲色外與師相見。答曰：穿却鼻孔。問：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名；勇士不顧

生，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未審衲僧家又作麼生？師曰：威震寰區，未為分外。曰：恁麼則坐斷十方，壁立千仞。師曰：看箭。問：不落因果，不昧因果，是同是別？師曰：兩箇金剛圈。曰：溈山撼門扇三下又作麼生？師云：不是同途者，智音不舉來。曰：恁麼則打皷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師曰：名邊得不□多。曰：不得壓良 為賤。師曰：實處道將一句來。曰：自從事得潘郎後，也解人前不識羞。師曰：速禮三拜。僧曰：昔人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立，意旨如何？師云：生鐵鑄就。曰：為什麼貪觀白浪，失却手橈？師云：自領出去。問：只如道：明頭合，暗頭合。古德便歸方丈作麼生？師拈起拄杖子。進云：學人擬欲放出，和尚如何抵擬？師曰：這野狐精。問：選佛場開，上根圓證。不昧當機，如何指示？師云：一超直入如來地。曰：不昧本來人，請師高着眼。馬大師為什麼直下覷？師云：頂門上有眼。問：一種無絃琴，唯師彈得妙。馬大師為什麼直上覷？師云：暗裏能抽骨。曰：未審直上覷得是，直下覷底是？師云：莫謗馬大師好。曰：爭奈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師云：賴有龐居士證明。問：句中有眼作家知，向上人來向上提。直下全行摩竭令，願垂方便接群機。師云：不如一箇百不知。曰：無無孔鐵槌有甚用處？師曰：果然恁麼去。曰：雖是本分事，未是向上機。師曰：撒星火迸獨光輝。曰：爭奈腦後一箭，師救不着。師云：又是拖泥帶水。嘗示眾曰：恁麼恁麼雙明，不恁麼麼不恁麼暗。不恁麼中却恁麼暗裏隱明，恁麼中却不恁麼明中隱暗。只如和座子掇却許多建立，總麼犯手傷鋒。且道喚作什麼？到遮裏，高而無上，深而無底。旁盡虛空際，中極隣虛塵。淨躶躶，赤洒洒，是箇無底鉢盂，無影杖子。熊耳山前，少林峰下，老胡九年，冷湫湫地，守這閑家具。深雪之中，直得情忘意遣，理盡見徐，方有一箇承當。且道雙明雙暗，雙放雙收，是建立，是平常？總不與麼，也未是極則處。且作麼生是極則處？擘開華嶽連天透，放出黃河輥底流。宣和中，詔住東都天寧。太上在康邸，屢請宣揚。有偈云：至簡至易，至尊至貴。往來千聖頂[寧*頁]頭，世出世間不思議。然是時欽宗在東宮，師對太上預有至尊之讖。建炎改元，寧相李伯紀表住金山。駕幸維揚，有詔徵見，顧問西竺道要。對曰：陛下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統萬殊。真俗雖異，一心初無間然。太上大悅，賜號圓悟禪師。乞雲居山歸老，朝廷厚贍其行。至雲居之明年，復歸于蜀。大師王伯紹迎居昭覺。紹興五年八月五日，示疾將終，侍者持筆求頌。書曰：已徹無功，不必留頌。聊爾應緣，珍重珍重。擲筆而化，春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謚真覺禪師，塔曰寂照。初樞密鄧子常奏賜命服佛果師號，所至士夫過從問道無虛日。師悟門廣大，說法辯博，縱橫無

礙，莫不人人畏服，以為未嘗有也。凡應接雖至深夜，客退必秉炬開卷，於宗教之書無所不讀。初在金陵，大師王彥昭嘗請益雪竇所謂三員無事道人孰勝，師曰：正爾皆須喫棒始得。帥意未喻，師詰之，帥以手拍膝，時衲子環擁，師就指曰：此輩倒作此見解，焉能透徹古人知見。帥不懌而去。尋遣之詩，令刻石，師匿之。他日彥昭入山，問詩所在，師曰：昔人贈遺所以昭德也，今大師特譏刺而已，某敢以非所宜而宜之哉。帥翻照霽威而去。既而給事廬贊元代府事，入山題詩有菖蒲海之句，然東漢志有蒲菖海，師就質之，廬頗知悞。或勸不應與師臣爭詩，恐致禍，師笑曰：吾豈得已哉。前既却王公詩，今新帥雖美句亦莫敢刻之，故發其悞，貴不主意上石耳。其臨機有斷如此。性和易不事事，晚節道愈尊而風度無改。或謂當加威重者，師曰：吾佛以慈攝物，等觀一切，每任真若此，猶恐失之，況以顯晦易其心而刻薄莅眾，豈沙門所為邪。其雅量廓廓，常退己以讓人，故出世主法垂四十年，未始有一犯其規繩者云。

贊曰：吾祖從上來事，以妙悟通宗。然世迫遲暮，邪徑日滋，自非龍蟠鳳逸之士，極深而研幾，則頓轡化城者皆是也。圜悟其至矣乎！道德備而學不厭，名位崇而志益謙，真一代之典刑也。初，黃龍、楊岐兩宗，學者贛有各私其勝而不相厭，於是靈源大士作五祖演公正續碑，所以推之為正續也。至圜悟復能峻其門庭，觀其對御，則混真俗於一心；接士大夫游，則罄竭款誠。俾於祖道染指涉流，而人人得其權心焉，此所以致盛名于天下也。美哉！

寶峰祥禪師

禪師名景祥，建昌南豐傅氏子。父翼，終信州永豐令。母上官，夢入王室，方暑，得壺漿飲之如甘露，已而孕。又諸父夢絳幡皂纛擁一偉丈夫至其家，稱塞上將軍，翌日而育師，因以塞上翁名之。少警敏嗜學，務記覽，於書無所不窺。永豐公亡，追悼罔極，非出世間法無以報，即志捨家。會沙門有琦說法于靈鷲，往聽之，豁有省，遂依之落髮，具受遍參知識。最後見大溈喆禪師，資緣契會，遂執侍焉，隨入京師。喆公去世，負其骨歸葬溈山，夜夢梵僧丈餘授以法句，義甚微妙，師得之，研味心法。盆明歸臨川，得古屋數楹於人境之外，閉影不交人事者十年。大觀中，同參自遵住東林，厚禮致之，命居第一座，分席接衲。未幾，泐潭虛席，南昌守張司成雅聞師高道，懃請至，使者四往返，師堅臥不答，因屬九江守津遣，乃始赴命。初，大溈囑師年五十乃可師人，至是五十有四矣。及居泐潭，宗風大振，衲子常五千指，規度嚴明，禮數雍穆，四方

翕然推重，至稟承之，以為叢林華彩焉。示眾曰：凡為善知識，應機利物，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則緇素不分，邪正不辨，不堪與人天為眼目，不能決斷是非，如車單輪，如鳥隻翼，不能高飛致遠。何謂十智同真？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智，五同遍普，六同是非，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諸禪！老祖師言句橫且十方，天下老僧機緣不少，那一句語是同一質、同大事？什麼處是同生殺乃至同得入？於此揀辨得出，方有衲子本色公驗，不為流俗阿師。於此未明無辨，驗諸方眼目，不識學者病源，病源不識則不斷疑根，疑根不斷是謂生死根本。放幙不著處，不遇咬猪狗手脚，便將尋常知解劈頭罩却，劈脚擊住，謂祖佛出來無過於此。久參高士，相共證明，晚學初機，無待臈歲窮年，却顧己躬，一無所是，則追悔不及也。師居泐潭垂十年，道望聞于京師。宣和中，有旨移金陵之蔣山。未幾，遷九江圓通。歲餘，江西帥將奪之主黃蘗，師知之，遁入同安山中。二剎迹至其所，爭迎致，竟為黃蘗得之。建炎末，退歸泐潭，庵于秀峰，因以為號，卜終焉。計會期馬南渡，避地天台。紹興二年，從閩帥大吉山之請，行未越境，為范丞相挽留，奏居鴻福。先是，高庵禪師受鴻福命，未及入寺而化。師與高庵素厚善，迨繼其後，居浮山，相距未閱月，即示疾，出古衲并書付其嗣法德昇。十月七日，趺坐告眾而逝，壽七十一，臘五十二。闍維，目睛及數珠不燼，舍利葬本山，分其半塔于秀峰。初，真點胸以邁往不羈之度，超放自如。及其嗣法真如，則玉立峭峙，行深履高，生未嘗以帛為衣，脇不至席者逾四十年。師繼其道，律己尤嚴，凡叢林規範、諸方所不能行者，師優為之。生不積餘長，歿無完衣。或欲為求章服名號者，則謝絕之，曰：借使持來，政堪天明作枕耳。其法語偈句，辭致渾厚，奄有作者之風焉。

贊曰：初秀峰在靈鷲為童子時，聞二老宿夜語，舉古德偈云：征輪軋軋過江南，暫把微軀寄泐潭，秦嶺煙沙猶未息，月明空鎖定僧庵。即感悟泣下。老宿問故，答曰：比夢中得此偈，當是前身所為者。老宿曰：審爾，他日必為泐潭主人。其後秀峰由泐潭避地天台，終于韶國師庵，果如其言。教稱凡報土皆宿習願力所現，舉有定分，豈不然哉？世以庸妄相乘，區區苟合於聲利之末，雖者且死而莫之安分者，其聞秀峰之風益可愧矣。

雲居悟禪師

禪師名善悟，生李氏，洋州興道人也。捨家誦經，得度具戒，夙慧警敏。初聞冲禪師舉達磨廓然無聖之語，即曰：我既廓然，何聖之

有？冲奇其語，發之南詢，周流舒蘄間，參叩宗匠。抵龍門，見佛眼禪師，聞舉雲門語云：直得山河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知有全提，始得。師心有契，遂依止焉。一夕，佛眼謂曰：汝聞孤鸞對舞乎？昔有二鸞，每對舞，嘗喪其一，止不復舞。智者以鑑向之，孤鸞顧見自影，輒舞。師豁然悟。一日，猫執鼠過前，佛眼指以示師。師曰：皖公山倒。佛眼喜之，因命分座說法。嘗舉德山夜參因緣曰：悟上座今夜亦不答話。或有僧出，只向道：你許多時向甚處去來？佛眼動容曰：吾高枕矣。自是道聲四馳。宣和初，出世吉州天寧。明年，徙南康之雲居，宗風大振。師性方嚴，語不妄發。以身循眾，雖祁寒酷暑，必伴眾夜臥三椽下。有怠墮起不時者，必扣枕以警之。凡方丈服用之具，皆虛設而未嘗御也。自號高庵。時泐潭祥禪師雅自標置，大抵與師德望相埒，而苦節堪忍，得眾則師過之。閱七年，圜悟禪師得旨住雲居，有勑移師金山，以疾固辭。明年，圜悟歸蜀，南康守復師雲居。尋以兵亂謝去，避地天台，寓居韶國師庵。紹興二年，台州得旨革浮山鴻福寺為禪居，遴選大有道者[田/廾]之。郡守以屈師，師固辭，即請于朝。六月命下，師不獲已，諾之。時參徒裹粮而從者，尚以百數。一日，舉世尊垂入滅，示胸前卍字因緣，乃披襟謂眾：瞻仰取足，無令後悔。既而曰：吾衰矣，蓋歸故山之三塔乎？僧曰：方領浮山，奈何？師曰：死可以住持而留邪？僧曰：幾時可去？師曰：俟有人提草鞋即去。曰：某甲去得否？師曰：解插觜即得。僧曰：諾，諾。師笑而止。七月一日，侍者趣辦行，師不塔。明日晝寢，起語如平時，遽揮侍僧曰：去，去。僧退，少選候之，則已趺坐而逝。住世五十有九，安居四十一夏。靈骨舍利，一歸雲居之三塔，一葬浮山，祀為始祖焉。

白楊順禪師

禪師諱法順，綿州魏城文氏子。七八歲時，於夜暗中視物如晝。父母知其異，因令出家，依香林院奉和得度。游成都，從大慈寺冲悟法師受圓覺起信，至若離於念，名為得入。研覃久之，持以問悟。悟慮胡不能決，即勉之游，方參谷隱靜覺禪師。大觀中，佛眼居龍門，道風籍甚，往依之。竭誠累年，備歷遮務，未嘗有怠色。一夕，聞舉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忽有省。於是離念得入之旨，脗然玄契。明日入室，龍門問：真佛在什麼處？師曰：在不定處。曰：既是真佛，為甚不定？師云：若定，即非真佛。龍門異之，因問：何以及此？師告以實。門詰之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直下作麼會？師曰：不用更會。龍門可之。自是酬

酢，雷動雨泣，眾目駭觀。龍門去世，奉舍利入塔已，即首眾僧于雲居，分座接衲。拂未授手，而戶外之屨滿矣。建炎初，有旨：應寺院之為神霄者，悉還舊貫。於是漕使張公琮首闢臨川之廣壽，迎師開法。紹興改元，太守蔣公宣卿徙住白楊，唯老屋敷楹，不芘風雨。前此住僧侈瘟祠以仰給，師至，首擊去之。乃大自激昂，多所樹立。未朞年，而四方浩然歸重，衲子竭蹷而趨之，來者雲湧。師不起于座，化卑陋而為寶坊。平居汲汲於接人，垂示勘辨，雖造次不間也。性鯁介，不苟循時俗，談道之際，譏訶無所避。或問：東山門下佛果孤峭，佛眼慈軟，二人所得麤細何如？師正色曰：法順於鬧市中親見爺來，汝以軟峭麤細為問，無乃謬乎？其析疑破妄類如此。嘗示眾曰：山僧從旦至暮，手脚不曾停住，東廊走過西廊，佛殿又穿厨庫，三箇和尚般柴，兩个匠人牽鋸，佛也理會不得，教我如何來注？露出達磨眼睛，打開白楊門戶，大眾不須更著趙州衫，其下脫却娘生袴。江西帥李伯紀慕其道，欲一奉見，以黃龍致請，將命者再至，師堅臥不赴。九年五月一日，集眾告別，侍者持紙求頌，師曰：吾平日語固多矣，茲尚何言？因誡左右：今夕鷄鳴即報我。已而忽自聞開靜鐘，遂大喝一聲，左右驚視之，則已跏趺而逝。閱世六十四，坐四十六夏。火餘，目睛齒舌頂骨及所持數珠不燼，舍利五色，塔于寺之西隅。師退然才中人，而神觀爽邁，操守堅正，善為偈句，肆筆立成。既卓有聲譽，道方盛行而未艾，遽爾去世。四方衲子識與不識，靡不傷感至泣下，其得人心如此。
贊曰：樞密徐公師川曰：善哉道師，明眼而安步，方號足目俱到，則高庵之所以為兄，白楊之所以為弟也。誠哉斯言。詳觀高庵儼臨巨剎，卑躬力道，唯眾是親。白楊荒村廢寺，激昂崛起，而名跨一時。然二公弘法，俱不滿十載，而風教言言，雖百世尚可想見其眉宇。嗚呼，葢循道而亡私之効也。比夫異時怙勢肆姦，刻眾奉已者，何殊糞壤哉。
僧寶正續傳卷第四

僧寶正續傳卷第五

隆興府沙門　祖琇　撰

寶峰清禪師

禪師諱善清，生何氏，南雄保昌人也。依香林寺法恩試所習，得度具戒。年三十始游方，依黃龍晦堂禪師。久之有悟，獻頌晦堂曰：得道易，守道難。守道猶在己，說法為人難。吾宗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向後自看。師復立成一頌，有剎剎塵塵奉此身之句，晦堂可之。去游江浙，遍叩宗匠。退歸廬山，見真淨禪師，問：甚處來？曰：下江。淨曰：將得什麼來？曰：和尚要什麼？淨曰：一切要。師提起坐具，淨曰：閑家具。曰：莫要急切底麼？淨曰：試拈出看。師摝一坐具，淨駭異之。會死心出世，靈源走書招之，俾輔佐死心。師奇厖福艾，剛嚴有識度。凡死心由翠巖再住雲巖，遷黃龍，師皆在焉。率居第一座，分席接衲。與死心周旋垂二十年，聞見淹博，機辯絕倫。政和五年，死心去世。大師張司成請師繼席開法，唱晦堂之道。時黃龍號稱法窟，多奇傑之士。師上堂曰：昨日林間為野客，今朝堂上住持人。放開捏聚全由我，萬像之中獨露身。越明年，謝院事，結茅寺側，自號草堂。久之再住，上堂曰：掩息茅堂過六冬，心忘境寂萬緣空。不知幻業從何起，依舊令教振祖風。建炎末，避地臨川，太守蔣宣卿請居曹山，遷疎山。紹興五年，以院事[田/廾]得法弟子了如禪師，乃遂閑居。然接物無勘，學者奔趨之唯恐後，道價遂為天下第一。南昌帥張參政聞風而悅，患不能致。會樞密徐山過洪，相與虔泐潭以起。師時年八十有三，辭避甚力，而敦請之禮有加。不獲已，而赴大師就請，說法于州之東山。傾城擁觀，歎未曾有。及居泐潭，學者不約而自治，不化而自行。未朞年，而厖鴻絕特之士至自遠方者五千指。軍興之後，叢林未有若此之盛。十二年正月晦日，出衣盂唱之，付以後事。明日，端坐而化，住世八十有六。坐六十夏燼餘，目睛不壞，靈骨舍利塔于黃龍。每對重客，或語以世故，則張目直視，久乃厲聲曰：老僧耳重！及受參入室，應機酬酢，電擊星馳。雖初機學者，且莫咨扣，未始有厭色，猶日誦般若心經一藏。其弘道力法，老而益懃如此。

大潙果禪師

禪師諱善果，信州鉛山余氏子，依七寶院元浹得度具戒。梵相奇古，廣顙隆準。少慕祖道，初至鵝湖，宴坐禪堂，聞二童子戲爭蒲團，其一舉起云：你道不見遮箇是什麼？師恍然有省。及游雲居，偶禪者自黃龍來，因問：死心老每以何等語接人？禪者曰：常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何者是話墮處？師聞之，豁然大悟，即趨黃龍門，可屬死心謝事。指見開福寧道者。師至開福，師資契會，寧深奇之，延入藏。于時開福衲子五千指，寧垂入滅，獨以麈尾授師，語在寧傳。師膺最後付託，隱迹道林。會圜悟禪師來主席，頗聞師名。一夕，分半座俾說法，師舉乾峰法身話，剖判絕出意表，圜悟嗟賞久之，自是道價益著。宣和初，潭師曾孝序命出世，上封開寧公法要。時龍牙才禪師法席頗盛，每答話多稱蘇嚕。一日，同諸老會于府帥曾公之席，公曰：龍牙答話每稱蘇嚕，意旨如何？諸老相視，莫有對者。師越席而前曰：某適有語。公叩之，師曰：龍牙答話只蘇嚕，為問諸人會也無？昨夜虛空開口笑，祝融吞却洞庭湖。曾公大悅，一座盡傾。遷道林、道吾、福嚴，宗風鼎盛，法席常冠諸方。室中妙於接人，每舉雲門張拙秀才話勘驗學者，臨機與奪，莫測端倪，天下共高之。自號月庵，湘中士大夫多從之問道。紹興九年，樞密張公德遠撫七閩，請住鼓山。未至，改黃蘗，遷東西二禪。閱十年，頗厭閩俗雅意，江外多衲子。會台之萬年、婺之雙林、潭之大溈，皆虛席。三郡爭致請，而長沙尤力。師曰：潭，吾舊游也，吾樂之。遂赴命大溈。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出衣盂，卑執事者，製五百應真像。明日，沐浴更衣，集眾告別。手書伽陀曰：要行便行，要去便去。撞破天關，掀翻地軸。停筆而化。閱世七十四，坐五十一夏。塔全身于溈源之西峰。師性剛直，處己簡約，律眾嚴明。凡遷巨剎，皆當世賢公卿屈禮致請，叢林服其得人之盛。

贊曰：草堂得死心作用而不忘晦堂，月庵聞死心語發明而造寧公之室，死心宗胤遂不續，惜哉！然草堂初出龍山，遷白雲，遭世多艱，未有成績。及晚居泐潭，道大盛而去世，遂振宗風於天下，則晦堂弘道之囑驗矣。月庵出世逾三十年，八遷巨剎，未嘗一日退居，搥拂之下，圍遶常數千指，則開福麈尾之授，何其効歟！易曰：視履考祥。予於二老父子授受之際得之矣。

護國元禪師

禪師名景元，永嘉楠溪張氏子。依靈山院希拱，年十八剃度為大僧。習天台教，通其說，弃之游方，參蔣山圜悟禪師。一日，聞傍僧舉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

悟兩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諦味。久之，因起行次，豁然有悟，即以告圜悟。圜悟喜之，繇是容為侍者。閱十四年，咨參決擇，洞然無間，而機鋒卓絕，眾以聱頭目之。圜悟將歸蜀，遽問曰：向後有人問你，作麼生道？師撫傍僧背曰：和尚問你，何不祇對？圜悟大笑，已而袖木錦僧伽黎授之而別。紹興初，歸隱舊邦，括倉守龍學。耿延禧命出世仁壽，遷連雲，晚住真如，徙護國。衲子擁隨，法席日盛。師說法超格量，絕蹊徑。問：學人上來，請師相見。師曰：箚。問：如何是相見底事？師曰：你眼在左邊右邊。進曰：恁麼則萬機休罷，正眼頃開。師曰：杲日當天，盲人摸地。問：相見與未相見時如何？師云：一時穿却。問：忽遇上上人來，又作麼生？師云：列向三椽下。問：還許學人承當也無？師云：兵隨印轉。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云：殺人活人不眨眼。曰：如何是雲門宗？師云：頂門三眼耀乾坤。曰：如何是溈仰宗？師云：推不向前，約不向後。曰：如何是法眼宗？師云：箭鋒相拄不相饒。曰：如何是曹洞宗？師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曰：向上還有路也無？師云：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師云：黑漫漫地。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僧禮拜，師乃云：釋迦彌勒尚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是則是，護國則不然，坐立儼然，頂天履地，十二時中[祝/土]著磕著復是阿誰？還知麼？著力今生須了却，莫教累劫受沉淪。題如是軒頌曰：拈却瞿曇閑露布，掀翻諸祖葛藤窠。只將如是當軒掛，鐵額銅頭不奈何。示禪者頌曰：棒頭取證猶勞力，喝下承當未足奇。撥轉頂門宗正眼，須教佛祖浪頭低。十六年正月九日被微病而逝，塔于本山，壽五十有三，臘三十有五。師資度豐碩，如世所畫布袋和尚者，故人以之為稱。深得圜悟機用而力行之，天下方想聞其風彩，不幸早世，議者惜之。

雲居如禪師

禪師名法如，台州臨海胡氏子。依護國瑞禪師祝髮受具，遍參兩浙宗匠。聞佛眼禪師居龍門，道價甚重，不遠千里造焉。以力參所得質之。佛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其語。居一日，命為典座。師固辭以道業未辦。佛眼勉之曰：姑就職，是中大有人為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豁然有省。入見佛眼曰：遮裏還見聖僧麼？師於其前問訊，叉手立。佛眼肯首曰：向汝道大有人為汝說法。又嘗問曰：天台石橋夜來倒了也。師遽捉住佛眼。佛眼曰：作麼？師曰：又道石橋倒。佛眼深可之。後造圜悟禪師室，問：汝只參佛眼，為復別見人來？

師曰：亦曾見一人來。曰：是什麼人？師以手指胸曰：法如圜悟。曰：汝所見只一星許。師曰：已是多也。高庵悟禪師與圜悟相繼主雲居，皆推師為第一座，分席接衲，學者親之。建炎初，上藍虛席，洪帥胡直孺命出世唱佛眼之道。未幾，虜騎傳城，隱于白水庵。會雲居燼於劫火，紹興初，四易主者，皆以艱難遁去。漕使曾公紆乃以屬師，繇是宗風大振。師識量冲廓，機變如神，見者靡不讋伏。至於說法莅眾，辭氣粹溫，旌禮賢者，奄有古尊宿之體。閱十餘年，幻出寶坊，靖深壯麗，冠絕江表。師益謙損，不自以為功。識者以此高之，且以為弘覺再來也。十六年三月十五日示疾，陞座別眾。又十日，沐浴更衣，手寫法偈，端坐而化。世壽六十七，僧臘四十二。火滅得舍利，合靈骨瘞于三塔。

雲居真牧禪師

師諱正賢，潼川郪縣陳氏子。本朝三陳之後，依三聖院海澄得度具戒。游成都大慈寺，從重透法師聽經論般若，夙悟。凡典籍無巨細，過目成誦，義亦頓曉。每有詰難，宿師高坐，皆莫能答。謁正覺顯禪師，一見知為眾稱經藏子者，大喜之，囑令負荷正法眼。會圜悟禪師出世，昭覺造其室，聞舉洞山麻三斤話，言下有省。圜悟勉之南詢，即出關氐黃龍參死心。時靈源居昭默堂，往來咨扣。久之，趨寶峰見湛堂，深蒙肯可，而疑未決，遂造龍門。佛眼一日室中舉殷勤抱得旃檀樹，師豁然大悟。佛眼可之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間與師商略法藏淵奧，至會心要處，亹亹無盡。佛眼必稱善，手書真牧授以為號。其後再見圜悟，嘉其大成，或曰：拖犁拽把去。師內負多聞，外峻戒節，洎發明大事，愈益韜晦。紹興初，妙喜以所居雲門庵委師，繼踵雲門，迥絕人境之外，衲子裹粮從之。師每說法之暇，躬自荷鋤播殖，清規凜然。紫微韓公駒欽重風道，贈以詩，略曰：上人一口吞諸佛，肯顧世上群兒愚。又曰：不須領眾強自苦，一庵高臥真良 圖。珪竹庵每稱必曰：龍門一麟耳。十九年，南康歸宗虛席，太守以禮致請，師堅臥不應。寶文李公公懋嘗問道於師，因就見同邑官，協誠敦勉，不得已赴之，嗣法佛眼。僧問：選佛場開，願聞法要。師云：三通皷罷，一炷沉煙。與麼□則皇恩佛恩一時普報。師云：脚跟下事作麼生？云：學人禮謝。師云：十萬八千未是遠。問：久默斯要，已泄真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云：耳朵在什麼處？曰：一句分明該萬像。師云：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星臨照，枯林曰春。師云：換却你眼睛了也。曰：法燈和尚道：本欲深藏巖穴，隱遁過時。葢為清凉有未了公案，出來為他了却。此意如何？師云：鐵額銅頭未透關。

曰：果然作家。師云：放你三十棒。曰：當時有僧出云：如何是清涼未了底公案？法燈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諝訛在什麼處？師云：一言截斷千差路。曰：佛眼和尚道：本欲拋擲巖阿，混同沙礫。苦為諸人敦逼，不免細說來由。且道與法燈是同是別？師云：你向什麼處見佛眼？曰：千聖同歸一路行。師云：退步翻身子細看。曰：既到遮裏，如何是佛眼未了底公案？師云：腦後看取。僧禮拜，師乃云：若向這裏承當得徹，有什麼事？看他玄沙不出嶺，寶壽不渡河，得箇什麼便千休萬□歇去？雲巖在百丈二十年，長慶在雪峰二十年，失箇什麼便爾千辛萬苦難會去？須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釋迦老子也只道：我於然燈佛所，實無一法可得。然燈佛即與我授記。遂舉拂子，云：無量諸佛盡在拂子頭上，為大眾證明成佛了也。若喚作拂子，即被拂子礙；若不喚作拂子，亦被拂子礙。還透得麼？如今有異方便，令大眾普皆成佛去。乃云：若喚作拂子，於法得自在；若不喚作拂子，亦於法得自在。還承當得麼？良久，云：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又曰：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諸人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祖師未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所以，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文殊堂裏萬菩薩即不問你，且道東海波斯鼻孔長多少？上堂，橫柱杖，云：拄杖子橫也，橫亘十虛，包羣六趣。復竪，云：拄杖子竪也，上窮碧落，下透風輪。良久，云：不如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擲拄杖，下座。
上堂。良久，云：大眾作麼生？若也擬議，賢上座瞞諸人去也。打地和尚瞋他秘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說，遂將一摑成韲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云：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閣老子知得。遂云：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裏。只向他道：閣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下堂，噓兩[口*聲]，却大笑。又噓一[口*聲]，乃云：笑復噓，復復笑，清談啞子高[口*聲]叫。噓復笑，笑復虛，蟭螟眼裏馬拖車。拈拄杖，云：只遮從來無影杖，不相於處也相於。大眾如何？良久，云：直須師子吼，莫作野干鳴。閱五年，遷雲居。法席之盛，卓冠諸方。衲子爭為宣力，作新棟宇。一時賢士夫質疑問道，而參政張公壽法偈往還倡和，相得尤深。二十九年七月五日，陞座辭眾。明日，唱衣置供。又明日，就浴更衣，遍訪諸徒，勉以道。九日，齋畢，集主事垂誡。末後跏趺而寂，壽七十六，臈五十七。闍維，舍利五色合靈骨，藏雲居之東塔、雲門之湯源。師兒古而氣剛，志大而心慈。平居若不能言者，至排邪破妄，決擇宗乘，得樂說無礙辯才，浩然不見其涯涘。初居雲門，峰頂高寒，草廬穿穴，

雪霜滿牀，處之垂二十年，裕如也。晚移雲居，法席日盛，遮務繁劇。師提綱振領，應機酧酢，迎刃而解。至於常住之物，豪髮不□用，雖自所得襯利，猶以三分之一歸之常住，以補陪涉之費。出則芒鞋竹杖，居則弊衣糲食。其孤節苦行，以身律眾，大抵與高庵相埒。而精嚴奉法，卑躬下人，畢世不易其度。著華嚴指南、寶藏論發隱、補僧史八書、筆論一編、語錄偈頌一卷，行于世。

贊曰：愚初著佛運、通鑑二書成，即以呈師，答曰：比覽佛運甚詳，通鑑亦有史躰。承諭有勸吾兄將為三教統紀，鄙意輒究之，雖及年代治亂遷革，以至儒宗、道教、賢哲出沒之迹，然非紀二教，但約其時以明佛運耳。拙意欲吾兄去却圖字，標為佛運統紀，以對釋氏通鑑，不亦宜乎？又曰：深喜吾兄此段有補于宗教至矣。大率佛祖閑邪禦侮，不必與之竟，但伸自理，彼自破矣。昔鴈門法師超悟高忘如此，及正續傳，復以寄，答曰：辱寄僧寶，正續即勉病披味，足見吾兄孜孜于此道。前傳所遺而能拾以補之，亦法門之大者，更俟參味其間妙處，當以為師也。嗚呼，師之言論風旨，筆墨具在，其宏範真風，昭融法通，雖片言隻字之間，而躰致如此，輒擊之于篇，遮幾具眼者，知所為書無欺於神明焉。噫，師之亡也，正法眼藏不在茲矣夫。

僧寶正續傳卷第五

僧寶正續傳卷第六

隆興府沙門　祖琇　撰

皷山珪禪師

師名士珪，城都史氏子，世業儒。師幼而明敏，年十三依大慈寺宗雅首座落髮，具授大慈，號四川學海。師執經講筵，志在楞嚴。閱五祀，伯父持一居士勉之南詢，即出關謁玉泉勤、雲葢智、百丈肅、靈源清，所至參承，皆蒙咨揖。晚依百丈歸正首座，正博貫內外典籍。一日，正語以龍門佛眼道德，師聞而悅之，即自百丈歷東吳觀光保社，尋抵龍門，以咨參所得扣之。佛眼曰：汝解心已極，只欠著力開眼耳。令主堂司。一日，問曰：絕對待時如何？佛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槌相似。師罔措。至晚，復舉前問，佛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頓釋疑情，曰：東山鐵餕餡，今而後不復疑也。自是師資緣契決擇，日臻玄奧。政和末，佛眼被旨遷褒禪山，師佐其行。和守錢公請開法天寧，唱佛眼之道，佛眼謝褒禪。錢復請于朝，以師繼其席。閱七稔，九江守趙公移師東林。未幾，胡馬南渡，退居分寧之西峰，結茅于寺旁竹間，號竹庵。有偈曰：種竹百餘箇，結茅三兩間。才通溪上路，不礙屋頭山。黃葉水去住，白雲風往還。平生只如此，道者少機關。及圜悟禪師歸蜀，送別次，圜悟劇稱杲妙喜，師恨未之識。俄避地造仰山，適妙喜亦至，遂相與定臨濟宗旨，偕還南康之雲門庵。妙喜曰：昔白雲端師公謝事圓通，約保寧勇禪師夏居白蓮峰，作頌古一百一十篇，有提盡古人未到處，從頭一一加針錐之語。吾二人同夏于此，雖効顰無愧也。遂取古人公案一百一十則，各為之頌，發明蘊奧，不開知見戶牖，不涉言語蹊徑。其頌女子出定話曰：不假文殊神通，不用罔明彈指。爾時靈山會中，女子從定而起。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頌曰：一喝喝上四禪天，臨濟元來不會禪。盡道朝陽生戶外，不知夜月落堦前。德山見僧入門便棒，頌曰：棒下真鍮不博金，德山徹底老婆心。後人只看波濤湧，不見龍王宮殿深。芭蕉拄杖子話，頌曰：綿州附子漢州薑，最好沉梨出麝香。魯子師僧才一嗅，鼻頭裂破眼睛黃。若此類皆奇作也。已而入閩，閩帥參政張公宋以聖泉處師，稍遷乾元。俄給事張公致遠移師皷山，授道元餘，刱新棟宇。嘗示眾曰：巧說說不到，心思思不及。命斷眼豁開，半錢也不直。又曰：不擁其前，不遮其後。上下四維，七通八透。正當恁麼時如何？八十翁翁行不得。又曰：目擊道存，已涉文彩。執鞭回首，未免途程。直向混沌未分時明白，父母未生時現成，翛然不落陰界，自由自在。

當恁麼時如何？踏著關楔子，處處得逢渠。又曰：正當明時，如王寶劒。卓拄杖下座。又曰：玄路絕，如解開口說話。聖量盡，方得不受人瞞。玄路不絕，只是說道理。聖量不盡，依前落路岐。丞相張公德遠出師七閩，一日謂僚屬曰：越山當福城三山之中，院獨廢絕，非老禪不能辦。即以屬師。不數月，殿閣崇成。他日，丞相游鼓山，目其成績，遂迎師復歸鼓山。是時閩中法道最盛，葢自師與真歇、淨照數公振發。紹興甲子，有旨移鴈山能仁為第一代。乙丑，蒙恩住龍翔新寺。丙寅秋七月十八日，得旨謝院事。明日，湯浴更衣，聲鐘集眾。師步至眾集處，方趺座，泊然而逝，壽六十有四，臘五十有一。火餘，舌如紅蓮色，并二牙不燼，舍利不勝數。門人奉遺命，歸之鼓山壽塔。師風姿奇胔朗潤，聲如鐘，學兼內外，談論袞袞，操持宗柄斷斷然。久益嚴嚴，與賢士大夫游，幾半天下，皆一時宗奉祖道，外護佛乘者。晚居鼓山，自號老禪。書揩遒媚，尺牘所傳，人以為寶。其所為禪家四六及五字，句皆精絕，自成一體，世多傳誦。有語錄行于世。

贊曰：大慧禪師嘗題師畫像曰：讚歎竹庵，也是妙喜；罵詈竹庵，也是妙喜。讚之罵之，各有所以。讚之者，為渠具衲僧正眼；罵之者，為渠浸在醋甕裏。或曰：如竹庵之為宗師也，不可讚，不可罵。精金美玉，自有定價；讚之罵之，徒增話杷。妙喜聞之，笑而不答，但拊掌叩齒三下，從渠鑽龜打瓦。世以為確論。予謂近代宗師，涉世交公卿大夫，言行相副，全節自高，宏法有躰。由靈源佛鑑而後，竹庵其賢哉！

徑山杲禪師

禪師諱宗杲，宣州寧國奚氏子。幼警敏有英氣，年十三始入鄉校。一日與同窓戲，謔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去。乃曰：讀世書曷若究出世法乎？即詣東山慧雲院出家。先是元豐戊午，院塑釋迦像，有異人丁生者，語寺僧曰：立像一紀，當生一導師，大興宗教。若像有難，是人方來；像毀，則是人亦有難。崇寧甲申，有盜穴像腹，取其所藏。師以是歲適至，事慧齊為師。明年落髮受具，繇是智辯自將，淩跨流輩。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聞老宿紹珪久依天衣懷公，亟往上謁，與聞雪竇奧旨。趨寶峰湛堂準禪師，見師風神爽邁，特加器重，使之執侍，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準呵之曰：汝未曾悟，病在意識，頌解則為所知障。時李彭商老參道於準，師適有語曰：道須神悟，妙在心空。體之不假於聰明，得之頓超於聞見。李歎賞曰：何必讀四庫書，然後為學哉？因結為方外交。準將入滅，師問：孰可依從？準以圜悟勤公語之。已而重趼

荊渚，謁無盡居士張公，請銘準塔。公道望傾天下，師登其門，承顏接辭，綽有餘裕。公稱譽之，為名庵曰妙喜，字以曇晦。歸寶峰訖其事，復見無盡，從容問曰：居士謂我禪何如？公曰：子禪逸格矣。師曰：宗杲實未自肯在。公曰：行見川勤可也。於是佩服其言，放浪襄漢。會大陽微禪師密授曹洞宗旨，尋游東都。宣和六年，圜悟禪師被旨都下天寧，師自慶曰：天賜我得見此老不孤。湛堂張公指南之意，遂迨天寧。及聆其陞堂法要，迥異平日所聞，即傾心依附。閱四旬，圜悟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有人問天寧，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於言下豁然頓悟。圜悟大喜，遷師擇木堂，以古今差別因緣密加研練。一日，圜悟飯超然居士趙公，師預坐，忽忘舉筯。圜悟顧師而語超然曰：是子參得黃楊木禪也。師既為所激，乘問扣曰：聞和尚嘗問五祖話，不知記其答否？圜悟曰：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作麼生？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師廓然脫去，知見玄妙。圜悟深可之，使掌記室，著臨濟正宗記[田/廾]焉。分座令接衲，繇是以竹篦應機施設，電閃星飛，不容擬議，叢林活然。歸重右丞呂 公舜徒，奏錫佛日之號。虜人犯順，欲名僧十數，比去，師為所挾。會天竺密三藏日與論義，密尤敬服，尋得自便。趨吳門虎丘，聞圜悟遷雲居，欲往省覲。道金陵，待制韓公子蒼與語喜之，以書聞樞密徐公師川曰：頃見妙喜辯慧出流輩，又能道諸公之事業，袞袞不勘，實僧中杞梓也。抵雲居，為眾第一座。譏訶佛祖，辯博無礙，圜悟亦讓其雄。會世擾攘，入雲居之西，結庵于古雲門寺基，因以為名。閱二年，避地湖湘，轉仰山，邂逅竹庵珪禪師，相與還雲門，著頌古百餘篇。久之，游七閩，居海上洋嶼。師閔諸方學者困於默照，作辨邪正說以救其弊。泉南給事江公創庵小溪，延請師居，緇素篤於道者畢集。未半年，發明大事者數十人，鼎需、思岳、彌光、道謙、遵璞、悟本等皆在焉。一日，參政李公漢老聞舉庭栢話有省，師可之。及公疾革，作偈寄彌光，有深將法力荷雲門之句。師平居絕無應世意，圜悟在蜀聞之，囑丞相張公德遠曰：果首座不出，無可支臨濟法道者。公尋還朝，適徑山虛席，必欲致師。師幡然起赴，開法于臨安府治，唱圜悟之道。說法竟，侍郎馮公濟川問曰：師嘗言不作這虫豸，今日為什麼敗闕？師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作麼生見？公無語。及居徑山，四方佳衲子靡然坌集，至一千七百。師無他約束，容其自律，發明已見，率常有之。上堂，僧問：逼塞虛空時如何？師便喝。進云：文殊、普賢來也。師云：逼塞虛空，甚麼處與徑山相見？僧亦喝。師云：文殊、普賢為甚在你脚跟下過？僧擬議，師便打。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

如何？答曰：夢裏惺惺。進云：將謂和尚忘却。師云：你記得，試道看。進云：雖道不得，要且不失。師云：元來不會。進云：從上來事分付阿誰？答曰：分付瞎漢。進云：臨濟一宗，全憑其力。師云：且喜不干你事。問：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答：是天上天下奈何不得底人。進云：為什麼在徑山座下？答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問：一夏百念日已滿，出門或有人問：如何是徑山道底？且作麼生答他？師云：徑山曾說甚麼來？進云：爭奈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師云：你作麼生會？僧便喝，云：三十年後大有人笑在。師云：何必三十年後，只今大有人笑你。乃示眾曰：尋常向諸人道：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下語，不得良 久。或有人問：畢竟如何？即向他道：也無，畢竟也無。如何？正當恁麼時，四楞塌地掇在諸人面前，眼辨手親底一逴逴得去，便能羅籠三界，提拔四生。其或未然，自是你諸人根性遲鈍，且莫錯恠徑山好。師居數年，法席日盛，宗風大振，號臨濟中興焉。張侍郎子韶從師之游，灑然脫去玄解，遂尊以師禮。時慧雲院忘丁生之讖，毀釋迦故像而新之，實紹興辛酉夏五月也。師於是月坐與張厚善，著逢掖編，置衡州，廖通直、李繹為結茅圃中。師既拘文，不與眾俱，率令散處花藥，開福伊山。時容其受道，門庭益峻，乃裒先德機緣，間與拈提，離為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前參政李公太發時居鐸津，翰林汪公彥章稅駕零陵，數通書問道，當軸者滋不悅，移師梅州。其地荒僻瘴癘，藥物不具，學徒百餘贏粮從之，閱六稔，斃者過半，師以道處之怡然。由是居民向化，至繪師像，飲食必祀焉者有之。乙亥冬，蒙恩北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尋領朝命，住明州育王山。逾年，有旨改住徑山，天下宿衲復集如初。時上潛藩，雅聞師名，遣內都監詣山問佛法大意。師陞堂，有偈云：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為法中王，於法得自在。仍作頌獻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上嘉美久之。建邸立，復遣內知客入山供養。五百應真請師說法，親書妙喜庵大字，并製贊寵寄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師陞堂，有偈曰：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只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汞不竭。師子窟內產狻猊，鸑鷟定出丹山穴。為瑞為祥遍九垓，草木昆虫皆懽悅。稽首不可思議事，瑜如眾星拱明月。故今宣揚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師春秋高，求解寺任。辛巳春，得旨退居院之明月堂。然宏法為人，老而不勘。上即位，特賜號大慧禪師。隆興建元，自恣前一夕，有星殞于院之西，流光赫然，有聲如雷。師示微疾，八月九日，學徒問候，師勉以宏道，徐遣之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

書遺奏。侍僧固請留頌，為寫四句，擲筆就寢，湛然而逝，壽七十有五。塔全身於堂之後。尋詔所居為妙喜庵，謚曰普覺，塔曰寶光。師荷佛祖正續全體作用，掃除知見，無法與人，雖古宗師無以加之。殆其縱無礙辯，融通宗教，則奄有圜悟之風。是以高峻門庭，容攝多眾，若海涵地負，綽綽有餘。至於棒喝譏訶，戲笑怒罵，無非全提向上接人，第學者難於湊泊耳。其闊略宏度，脫去繩撿，所至學徒趨事，雖嶄嶄露頭角，號稱諸方領袖者，師目使蹟，令如侍執然。所為偈贊頌古，絕妙古今。與賢士大夫往復論道書，并上堂普說法語，凡五帙，行于世。

贊曰：近世呂 公居仁嘗謂：趙州說禪，如項羽用兵，直行徑前，無復轍迹，所當者破，所摧者服，非如他人銖稱寸度，較量輕重，然後以為得也。予觀大慧說禪，抑居仁稱趙州者是矣。凡中夏有祖以來，徹法源，具總持，比肩列祖，世不乏人。至於悟門廣大，肆樂說，無礙辯才，浩乎沛然，如大慧禪師，得非間世者歟？盛矣哉！其應機作略，能奢能儉，能嶮能易，能縱能奪，機機盡善，扃扃皆新，此所以風流天下，名動九重，號稱中興，臨濟不是過也。迨其去世未幾，道價愈光，法嗣日盛，天下學禪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福嚴演禪師

師諱文演，成都新都縣揚氏子。年十八，依廣壽院子安得度具戒，游大慈寺習經論。久之，謁正法明禪師，聞舉雲門糊餅話，有省。見雅首座，雅有道行，指見昭覺圓悟禪師，機緣密契，了徹末後大事。圓悟去世，師出關，首謁徑山妙喜，相得尤深。次游南嶽，首眾僧于福嚴，會勾龍漕使攝潭，師命出世智度，唱圓悟之道。僧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語未終，師便喝，僧亦喝，師連兩喝，僧作掀倒禪牀勢，師拈拄杖，僧歸眾，師云：識休咎。問：如何是定林正主？答：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答云：覷著則瞎。僧禮拜，師云：放你三十棒。問：學人上來，請師相見。師云：三要印開。進云：功不浪施去也。答：見什麼箇？進云：賓主儼然。答：未是向上行履。問：如何是向上行履？答：千聖立在下風。進云：向上向下，豈不是建立門庭？答云：喚鐘作甕。進曰：作麼生是建立底道理？答：我不見我，心不見心。進曰：得恁麼那？答：真的始得。又增禮拜，起云：請師答話。師云：一念不生全體現。進云：達磨面壁太分明。答曰：望空啟告。進云：何得壓良 為賤？答：權衡在手。進曰：作家宗師。答曰：何必。嘗示眾曰：明眼漢，沒窠臼。辨風雲，識休咎。破關擊節，電轉星飛。直截當揚，劈面快與。便恁麼，稍稱臨濟兒孫，不負方來

扣擊。到遮裏，拈出便剳，即心非心。不將實法擊綴人，盡情與伊劃斷却。所以道：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當恁麼時如何？衩衣無葢覆，回顏滿面慚。又曰：心不可思，思之則七顛八倒。道不可學，學之則千差萬別。到遮裏，若湛寂凝然去，一向打在無為無事處，擡身不起。何故？衲僧家直須奮大志，鐵脊梁，向時人行不得處行，向古人學不到處學。行至無可行，學至無可學。虛心久久地，不覺不知。本地風光，現前照用。著著歷落，不滯聲香味觸。正恁麼時，猶是脫透邊事。只如朕兆未分時如何？澄天媿淨。又曰：當陽坐斷，凡聖迹絕。隨手放開，天地回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視。安立諦上，是箇什麼？還委悉麼？阿師吒喝一喝，下座。又曰：等閑地明白，不思量現成。前佛後佛，於此指注不及。天下衲僧計較不就，制遏不住，迥脫情塵。唯自肯方親，全機放下。一向靠將去，上無佛祖可依，下無自己可據。如太虛空，更無窒礙。直是烜赫地不昧，一切得遮。巴鼻子應用無窮，亦隨手揑破。何故？太紅爐中不容點雪。又曰：只守無生國裏，未是安居。直須萬仞懸崖，放身捨命。正當恁麼時，試露消息著。到遮裏，須是箇人始得。還委悉麼？計較尋不得，有時還自來。云：囚。下座。師居智度十有二年，遷福嚴。衲子奔趨法席之盛，卓冠湖湘。右丞張魏公嘗曰：演公真實無華，心口如一。道行純固，老而益勵。葢衲子之矩範，乃吾鄉之舊識也。紹興丙子十一月二十有六日，端居丈室，集耆舊囑以後事。手寫偈曰：養得純熟，不費氣力。當鋒歷落，誰敢擬議。聖凡染淨眼中花，地獄天堂得自在。喝一喝，擲筆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四十八。闍維，五色舍利靈骨藏院之三生塔。師性和易，任真朴素，世以演道者稱之。於圓悟之道，提唱作略，能世其家。而安分自將，不苟竊聲勢。識者尤以此重之。

黃龍震禪師

師諱道震，金陵趙氏子。少依保寧覺印禪師為童子。覺印住泗洲普照，遇淑妃閤，擇童行守戒律者施度牒，師在選中，得度具戒。久之，辭覺印，謁丹霞淳禪師，與聞曹洞宗旨，因有頌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啣。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見而異之。游湖湘，抵大溈，作插鍬井頌曰：盡道溈山父子和，插鍬猶自帶干戈。至今一井如明鏡，時有無風匝匝波。最後至黃龍，草堂清禪師一見契合，絕意他往，日取藏教讀之。一夕，聞晚參皷，步出經堂，舉頭見月，忽有省，亟趨方丈陳所悟，草堂深可之，自此履踐獲大通徹。紹興初，草堂避地曹山，遷疎山，師皆在

焉，居第一座，分座接衲。五年，臨川守給事程公命出世曹山，唱草堂之道。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黑漆崐崘穿市過。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答云：賣扇婆子手遮。曰：如何是人境俱奪？答曰：灰飛煙滅後，怕你絕音容。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答曰：當年獨坐雄峰事，今日分明說向君。進云：只如向上宗乘又作麼生？師以拂子擊禪牀。僧云：烹凡煉聖有玄功，萬古叢林作標格。便禮拜。嘗示眾曰：曹山門下有鵝王擇乳句，若人會得，凡聖染淨，迷悟生死，無二無別。若也不會，則凡聖染淨，迷悟生死，謾他一點不得。久之，退隱踈山之山堂。郡守葉公夢齡請居廣壽。未幾，洪帥李公迨移居百丈。師力叢林矩範，僧到必勘辯。一日，僧展坐具禮拜，師轉身背却。僧收坐具便去，師乃喚回。僧進前，師便歸方丈。明日，僧問訊云：某甲昨蒙和尚慈悲，有箇省處。師云：作麼生？僧近師邊作聽勢，師取拂子打之，僧大笑而去。若此類甚多，衲子翕然推服。晚遷黃龍，是為積翠直下子孫授道之處。院燼于兵火，師慨然有興復之志。閱數年，堂殿廊廡迄抵于成。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示微疾，集眾告曰：老僧參見海內有名尊宿十有七人，泊見草堂，始到不疑之地。汝等當究本法，儻透脫無滯礙，隨力量興作，利益眾生，無虛弃光陰。左右固請留頌，命筆書曰：吾年八十三，隨順世言談。不落思量句，誰人共我參。翌日，聞鍾聲，奄然而寂。端坐三日，支體柔和，顏皃如生。闍維日，雲慘風悲，草木變色，煙焰所及，悉綴舍利。道俗取之，旬日不竭。塔于寺之西崦。師為人剛正強力，甘枯淡，務精進，迹未嘗造檀越之門。近代宏法，唯師有古尊宿風韵，議者比之常庵崇禪師云。
贊曰：演出關棲遲妙喜之門久甚，及開法出世，不忘圜悟，有道者固應如此。震天資耿介，草堂晚居泐潭，道大盛。時有厚奉香信請法語法衣者，草堂將與之，震驟諫以為不可，草堂不允，震遂拂衣遁他境。嗚呼，使異時主法宗師之門，震之志得行焉，其規正竊昌，陰翊化權，豈淺淺哉。
僧寶正續傳卷第六

僧寶正續傳卷第七

隆興府沙門　祖琇　撰

德山木上座

師出於木氏，因以名之。其遠祖曰重，是為少昊之叔也(重見左傳)。絕有德于民，帝嘉之，以為勾芒，使居于窮桑，爵青陽侯。自是子孫蕃衍，凡日月霜露所至，必與焉。唯窮髮之北，與大瀛之間，無有也。自重生椿，椿以積慶致長壽。或云：椿以八千歲為一春。椿生甘棠。甘棠美姿容，有幹局，召康公倚之聽政，士民便之，戒以勿剪勿伐。甘棠之子曰嘉，嘉遷于魯，主于季氏，晉韓宣子見而譽之。嘉生樗，摎生櫟，二子復以朴厚致壽。櫟生楠，楠生杞，楠、杞俱以美材稱。杞生豫章。豫章，天下奇材也，登于廟堂，任重不阿，上喜之，進爵郡公。師即豫章公之子也，少而喬楚，平居正容，不與凡品爭高，雅有四方之志。銅郡鍼侯見而奇之，曰：是子挺秀如此，其可蒙雜于眾，而不自競乎？師曰：吾祖才德之劭，稱於天下，子雖荏苒，實懼厥世，弗敢失墜，其無辱子憂。鍼侯喜曰：豫章公於是乎有子矣。郢人玉斧遇而歎曰：美哉！請早為之所，不然，難且及矣。師從而問故，玉斧曰：而君雖任棟梁之寄，然於身何益哉？易大過曰：棟橈，凶。象曰：棟橈，凶，不足以有輔也。而君殆橈矣，曷若避世之士哉？今子春和尚，富若遇楚靈王，剝圭寵之，不過以為鍼秘而已。子盛德之後，其肯入之人之手乎？不然，雖與魯仲尼同載以游，脫逢原壤夷竢，必命子辱之，子其甘為人使乎？師遽改容曰：若是，吾將安歸？玉斧曰：子聞桑門氏有德山者，天下之大有道者也。姑弃而族，直而躬，黔乃服，盡鋤其癰腫疣贅，予為子先。子從而見師，稟其教，就見德山。德山大悅，使立於前，為說最上乘。未幾，忽悟向上一句，隱密全該，雖七縱八橫，了無滯礙。即以告德山，山曰：嘻！子正墮吾掌握中矣。自是命師出則偕行，坐則並榻。凡天下參徒來見德山，必先見師，師可之，然後入德山室。山一日晚參，示眾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使師驗之，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在。山云：汝甚處人？曰：新羅。山云：未踏船舷時，木上座與你相見了也。巖頭初見德山，入方丈，側身問：是凡是聖？山以師擊之，巖頭便禮拜。繇是全提大用，莫敢當鋒，所謂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者也。時雪峰亦在德山，因與巖頭歎曰：此子不遇德山，不能荷擔大事；德山不得此子，不能鍛煉學者。是子與德山其一體乎？既而雪峰宏道于閩，師往見之，復於雪峰言下發明自己化為龍，吞

却乾坤，山河大地豁然不現。雪峰上堂曰：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雲門舉師擲在眾前作怕勢，保福出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洎佛日，師往見夾山，拉師偕行。比至，未陞堦，便問：甚處來？曰：雲居。山云：即今在什麼處？曰：夾山頂上。山云：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佛日遂上堦作禮。山問：闍黎與甚人同行？曰：木上座。山云：他何不來相看？曰：和尚看他有分。山云：在什麼處？曰：在堂中。山即同下堂中。佛日引師於夾山面前，山云：莫從天台得來否？曰：非五嶽之所生。山云：莫從須彌山得來否？曰：月宮亦不逢。山云：與麼則從人得也。曰：自己尚是怨家，從人得堪作什麼？山云：冷灰裏忽有粒豆爆，喚維那來，安排向明窻下著。其後雲門闡化于韶陽，而蹩其足，倚師尤恭。方是時，雲門眼空寰海，每舉宗乘定諝訛，必以師為準的。嘗一日上堂曰：我共你平展，遇人識人，與麼老婆說話尚自不會，每日飽喫飯了，上來下去覓什麼椀？遮野狐隊仗，向遮裏作什麼？命師一時趁下。又嘗示眾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有僧便問：如何是大用現前？雲門舉師當面曰：釋迦老子你來也。其為當時諸老奉重如此。及雲門去世，師知天下學者不能盡其大用，遂潛光匿曜，與世推移，莫有識師者。流及末代，釋德下衰，學者以聲利為懷，蔽於浮境，至有陷于非道主者，必命師以辱之。先是師在德山時，與臨濟金剛王齊名，厥後復有楊岐栗棘蒲，白雲鐵餕餡，說者以謂即師之異名。及比年海上二三道師，亦有彷彿見師為拳頭、為竹篦、為木劒者，惜其介特寡徒云。

贊曰：古德有言，出家菭大丈夫事，非公侯將相所能為。誠哉，斯言也。予觀豫章公之世，固榮達矣，然側身從事，朽蠹以之。及其子裂去巾冠，躍出牢俗，致身青雲，荷擔列祖之道，萬世仰其風規，可不謂之大丈夫也乎。

臨濟金剛王

王諱喝生聲氏世居性海之濆偶事激徒于劒門幼而孤長有氣岸戚人威音王嘗薦之帝堯堯任為諫官于時浩浩懷山襄陵洪水致害堯患之與四嶽謀治四嶽亟舉鯀鯀治水亡効帝乃震怒王於帝前麾退四嶽四嶽悚惕不敢仰視雖未有以獻替百官憚王猶雷霆也俄辭爵之崆峒之墟見混元子得長生久視之術自是夷猶海岱世莫得而見之雖春秋左氏所寄聲伯恐亦其族氏也漢初高帝與項羽爭天下王在齊海聞之喜曰此吾有為時也遂自齊求見羽於關中羽見而悅之未及官適高帝逼羽羽返旆與高帝接戰于廣武高帝使婁將軍挑戰且辰羽羽怒甚乃亟用王於是婁煩弓矢不知墮地人馬皆辟易是日項羽喜劇顧謂王曰天下事稍定吾以夏口處

子王輾然而笑曰夫高世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亡所取也設有取者是商賈之事喝不為矣遂拂衣復歸于海上厥後覇王不競於漢及罹困阨中思欲復用王而不可得因欷歔泣下霑襟李唐有天下浮圖教聿盛于世自天子公侯靡不宗奉王聞而喜曰吾聞釋氏禪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可絕無始生死根本於是出訪其道遇江西馬祖大師祖授以向上綱宗立地成佛之旨王大悅頗覺平昔所用粥飯氣廓如也祖復遷之特室以正法眼藏[田/廾]之。王再拜辭曰：是非喝所敢當也。祖慰勉之。會百丈再參，祖豎起拂子，丈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舊處，丈擬議，祖遽以王用事。丈震聵三日，乃大悟，王名聲由此復振于世。黃蘗運公初見百丈，丈舉前掛拂話次，偶及王，黃蘗不覺吐舌。未幾，臨濟於大愚言下發明黃蘗大機之用，遂忽見王，於是氣增十倍。自此臨濟奉王從事，出沒卷舒，互相顯發，如雷如霆，四方震駭，學者自遠而歸之。凡三聖、興化、大覺之流，其大機大用皆自王而啟之，故當時畏懼，莫有膺其鋒者，因目之曰金剛王寶劒，或曰踞地師子，或曰探竿影草，其威譽功烈如此。時無位真人與王同輔臨濟，覺者多昵無位真人，濟廉知，紿曰：無位真人是甚乾屎橛？其後學者方一意宗王。及濟將終，謂眾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三聖曰：爭敢滅却？濟曰：向後有人問汝作麼生？三聖亟以王為對，濟曰：誰知吾正法眼向遮瞎驢邊滅却？洎濟示寂，王慨然歎曰：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威音王，吾戚也。吾受知於堯，成名於項羽，自吾捨俗歸釋，晚得臨濟全提，大用之人云亡，吾已矣乎！後五百歲必假吾以禦葛藤而出乎？凡夫曰：矣！遂不知終。既而果然。泛泛者皆竊王聲勢用事，其邪正真偽竟莫之辨，獨汾陽偈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英靈衲子由是想見王之風乎焉。其府屬曰賓、曰主、曰照、曰用，皆有功於宗門云。

贊曰：予於無盡藏得異書焉，若世所謂金剛圈、栗棘蒲、木上座及王之機緣，皆見其始末根緒，非若近世泛泛語之而不雅馴，故特撰次之。然春秋左氏談王道者也，至於神降于莘石，言于魏榆，猶詳著之。高僧贊寧增修僧傳，號稱閎覽博識，而王親見馬祖陶鑄百丈，夾輔黃檗而建立臨濟之宗，其全機大用獨冠古今，光明碩大如此，而不見書於傳，豈寧輩蔽于俗學，違無盡藏，寘異書不得王之始末乎？

代古塔主與洪覺範書

洪罪古禪師說法有三失，謂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是臨濟所立，在百丈、黃檗名大機大用，在巖頭、雪峰名陷

虎却物。古以為從上佛祖法門，非臨濟所立，一失也。巴陵真得雲門之旨，凡語中有語名死句，語中無語為活句也。巴陵三語，謂之語則無理，謂之非語則赴來機，活句也。古非毀之，二失也。兩種自己。世尊偈曰：陀那微細識，習氣如暴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以第八識為真則慮迷無自性，非真則慮迷為斷滅，故曰不開演，立言之難也。古翏建兩種自己，三失也。因代古書以正洪之悞。

承古和南上書覺範禪師足下。某老且憊，謬與傳燈之齒，側承足下壞偉奇傑之風，未即摳衣。然伏膺徽聞，佇悅之勤，良 益深矣。每謂佛運濵茲叔世，釋德下衰，不有卓絕之士興頹禦侮，障堤末流，則林間抱道之士安能寂住無為而不虞魔事哉？往見足下紀述林間錄，才運精緻衍繹，孰復異不之排，怨不之誹，使古人殘膏賸馥霑丐後來？自非閎覽洽聞，孰能爾耶？某頃隸進士時，頗知讀書，自以不至觝滯。及剔髮游方，密探佛祖之妙，則知所以履實踐真，緬悟前習，特塵垢粃糠耳。方刮摩鏟除若不暇，豈復有意於人事哉？嘗聞足下有撰次僧傳之志，某喜為之折屐。葢一代至教所以震於天下者，由近古宗匠維持之力也。足下誠能手發其摳，使彼典刑事業光明舄弈，傳之不腐，實莫大之幸。及足下成書，獲閱之，方一過目，爛然華麗，若雲翔電發，遇之駭然。及再三伸卷，攷覈事實，則知足下樹志淺矣。夫文所以紀實也，苟忽事實而高下其心，唯騁歆艷之文，此楊子所謂從而繡其盤悅，君子所以不取也。其裁剸八十一人，諒希九九之數，亦吾宗偉人能事備于此矣。若某無似之迹，弃之可也。特蒙記著而罪以說法之失者三：其一曰判三玄三要為玄妙三句，其二曰罪巳陵語不識活句，其三曰開兩種自己不知。聖人立言之難，誠足下明鑒若此。然某說法，絕不喜人傳之，往往誤為靈源禪師見賞，以謂有補於學者，不意返獲罪於足下。且靈源葢宗門一代典刑，足下既以某說法有過，能不波及靈源乎？孔子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請試辨之。夫開三玄者，葢一期善巧方便，簡別機緣，以啟大道之深致，非私設偏見而苟異於佛祖也。固嘗謂三玄法門是佛祖正見，雖臨濟獨標三玄以立宗旨，葢亦同歸佛祖之極，豈別私有一法附耳而密傳？若果私有，則為纖兒佞夫獻姦納賄而私取之矣，曷得為天下公傳之大道乎？是之臨濟之道即佛祖之道，佛祖之道即天下之大道也。且分三玄而三要不分者，葢玄既分，則要在其中矣。汾陽偈云：三玄三要事難分。誠使不分，則不應言難。既曰難分，則是可分而但難之之謂也。今予分難分之法，以激學者專門黨宗之弊，直指妙悟為極則，於何而不可乎？足下謂三玄在百丈、黃檗但名大機大用，在雪峰、巖頭則名陷虎之機。某謂三玄是佛祖正見，然則古今稱謂雖異，其實則一也。某與足下之

論殆冥合矣，何必以人情相訾乎？復謂愚以氣槩人，則毀教乘以為知見，及自宗不通，則又引知見以為證。噫！斯言過矣。夫具眼宗師，道性如故，法性亦如。法性如故，豈有聽說自他之異？要在臨機抑揚縱奪，為人去釘楔、脫籠頭而已。此從上宗門說法之儀式也，奈何謂之以氣槩人乎？足下為書，必欲扶持宗教，既有是志，而不探佛祖之心，則雖舞等奮辭，愈疎脫矣。然則開三玄之失，非也。罪巴陵語不識活句者，此足下讀愚書未審耳。夫巴陵親見雲門者也，方雲門在世，氣宇如王，其肯以語句為事？嘗曰：此事若在言句上，三藏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奈何巴陵未旋踵而違戾師教，矜能暴美，求信於人，以謂將三轉語足以報答雲門，更不為其作忌。予故鄙其自屈宗風，以為語句，便後世泛爾之徒，矜馳言語，喪失道源，自巴陵始也。又曷嘗謂其語非活句乎？蒙示教曰：有問提婆宗，答曰外道是，可以鑑作死語。然則僧問德山：如何是佛？山云：佛是西天老比丘，亦應鑑作死句也。夫豈然哉？宗師臨機大用，要在悟物而已，詎若搜章摘句之學，以工拙較耶？果以工為活句，拙為死句，則鳥窠吹布毛亦拙矣，侍者何由悟去哉？承論巴陵三語曰：謂之語則無理，謂之非語則赴來機，活句也。嗚呼，此失之遠矣。夫死句活句，雖分語中有語，語中無語之異，然在真實人分上，棒喝譏呵，戲笑怒罵，以至風聲雨滴，朝明夕昏，無非活句也。豈唯玄言妙句而已哉。必如足下以無理而赴來機為活句，標為宗門絕唱，則從上宗師答話，俱無準的。第臨時亂道，使人謂之語則無理，謂之非語則赴來機，含胡模稜而已。於戲，其以宗門事當兒戲乎。且吾教經論，大義粲然，史氏猶以為華人好譎者，攘莊列之語佐其高，層累駕騰，直出其表而不信。況足下自判宗門旨趣如此，使彼見之，能不重增輕薄。足下略不念此，何耶。然則予所以罪巴陵者，以其衒語句，慢師資，而昧大體也。足下則愛珊瑚枝枝撐著月之句。夫罪昧大體而矯弊，公論也。泥好句而斥公論，天下其以為當乎。然則不識活句之失，非也。開兩種自己。不知聖人立言之難者，某所以開之之意，於答施秘丞二篇中備言之矣。葢稟佛祖懿範，為末代學者明示根本，使捨日用光影，直了空劫已前本來自己也。由今時多以機辯玄妙為極則，故說二種以驗淺深。然如來以三身設化儀，少林以皮髓別親踈，洞山以偏正立宗旨，至於馬鳴則以一心開真如、生滅二門。予故駕此之說，以救末代學者弃本之弊，非不知聖人立言之難也。足下所舉首楞嚴偈，葢解深密經偈耳。且教乘五時之異，學者不得不明。如深密經即第三時教，說不空不有，破第二時之空教也。若首楞嚴即第五時說了義教，當是時大機可發，故為阿難開示成佛法門。其曰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者，葢聖人重舉解深密經，以謂往昔根未熟時常不開演，非謂說首

楞嚴時也。足下不究前後五時之異，妄謂聖人恐懼立言之難。且世尊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詎有自在法王不敢決斷真妄，椰榆其事，首鼠兩端，而貽惑後人乎？又諸經標列法門，千修萬件，曷嘗以之為難而置不辨耶？承高論曰：以第八識言其為真耶，則慮無自性；言其非真耶，則慮迷為斷滅。故曰：我常不開演。噫！予每讀至此，未嘗不廢卷而痛惜也。何則？世尊云：性識真空，性空真識，清淨本然，周遍法界，湛然常住。足下則謂聖人亦不敢以為真，又不敢以為非真。使世尊果顢頇如此，則三界群生安所歸仰乎？足下平生蹈偽至此，敗靈盡矣。夫首楞嚴者，決定直指一心本來是佛，不同他教。足下又謂二種錯亂修習，亦不敢間隔其辭。盧於一法中生二解，然世尊非懷多慮者也。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是則聖人種智妙圓，無施而不妙慮也者，即眾生攀緣妄心也。予稟種智說法，足下一以妄慮沮毀之，及引經又非允當，然則不知聖人立言之失非也。夫言迹之興，異端所由生，自非明哲稟正義辭而闢之，則生生趨競而宗塗替矣。予聞之，昔吾宗盛時，人人以道德實行光明於世，未始貴於立言。及德之衰，於是始立僧傳。今足下復出新意，迹贊辭行褒貶，是為作者職也，於何不探春秋之旨乎？春秋正一王之法，以權輔用，以誠斷禮，以忠道原情，從宜捄亂，因時黜陟，此其大略也。某開二種自己憲章、佛祖懿範，俾學者黜玄解而究本，所謂以權輔用者也。譏巴陵溥師資珍語句，所謂以誠斷禮者也。分三玄，啟大道，深致而矯弊，所謂從宜捄亂，因時黜陟者也。凡此葢乃心弘道，以敦出家大節，足下一切毀之則失，所謂以忠道原情者也。凡足下之書，既謬聖人道，又乖世典，安狂行褒貶乎？至於詆訾照覺，不取死心，亦失體之甚。雖陳壽求采，班固受金，亦不爾也。自述寶鏡三昧，則託言朱世英得於老僧，自解法華輔成寶鏡之辭。置之九峰傳，則曰：石碑斷壞，有木碑書。其略如此。噫！茲可與合眼拏金而謂市人不見者併按也。夫寶鏡三昧，洞山雖云受之雲巖，葢驗人親切之旨，未應作為文具而傳之也。又佛祖之法，等心普施，雖異類不間，詎有同門學者竊聽之而呪令倒痾，賢聖之心果匾曲爾乎？又其辭曰：重离六交，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為五。夫洞山傳達磨宗旨者也，重离卦則伏羲文王之書(果若此言，則是洞山□□林宗旨而傳伏羲文王之書，依彷離卦而建立五位。然洞山大宗師也，肯爾哉)。足下公然鑿空締立而誣罔之，其罪宜何誅焉？大抵事有昧於實，害於教，人雖不我以，其如神明何？足下譏揣古人固不少矣，返更冒榮致譴。昔許敬宗面與修晉史，晚陷佞臣之名，後世遂以晉史非出正人之手而弗重。切幸懲艾前失，深探道源，履以中正，然後從容致思，揖讓鈎深，著為法度之典，貽之後世。規得失，定正邪，而斷以列聖大中

之道，使萬古莫敢擬議。若達磨辨六宗，則予亦甘心受誅於足下，夫何言哉？既不能爾，予是以強顏一起，與足下審訂偽妄，使吾門來者無蹈足下之覆車，亦某終始盡忠於佛而行傳道闢邪之志氣也。干冒 慈嚴，伏幸恕罪不宣。

僧寶正續傳卷第七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